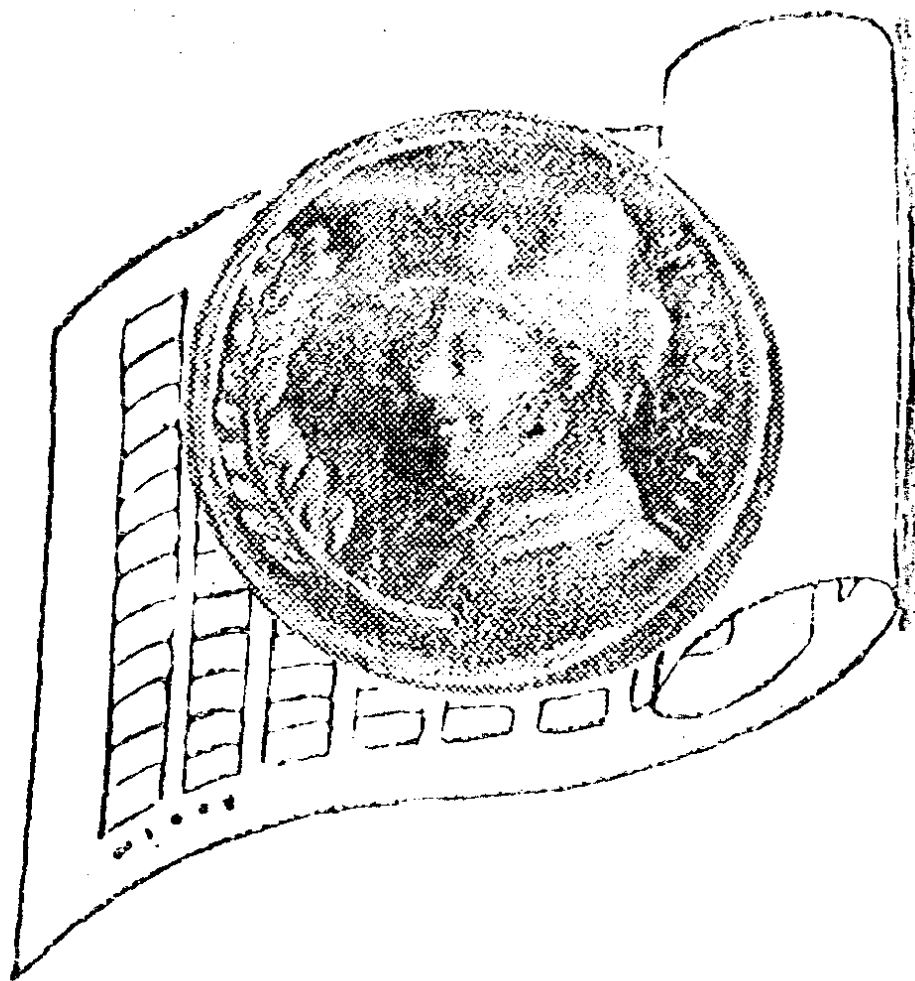




著 虹 西

我們連隊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我 們 的 連 隊

西 虹 著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目 錄

我們的連隊·····	(一)
操場上·····	(四)
林其學習組·····	(七)
誓爲人民立功勳·····	(一〇)
×	×
第一班奪天險·····	(一二)
一個步槍組·····	(一六)
懸崖上·····	(二〇)
馬世明機槍組·····	(二四)
英雄排長朱世標·····	(二八)

戰鬪組長的榜樣·····	(三一)
機槍手張成純·····	(三四)
小周和班副·····	(三七)
搶救英雄登科·····	(四四)
登峯攀樹救傷員·····	(四九)
反坦克英雄班·····	(五二)
×	×
和諧融洽的革命家庭·····	(五六)
偉大的安慰·····	(六〇)
慶功會上·····	(六四)

我們的連隊

樹蔭籠罩着的曠地上，幾幢俄羅斯式的營房參雜排列在周遭，中央便是一個寬平潔淨的練武場；戰士們正排成綫直的行列，以『前弓後蹬』的姿勢操練三八槍。隨着值星排長洪大雄壯的口令聲，戰士們運用着『起躍落翻』的勁力，每一刺殺動作都是準確有力。他們爲了操作靈便，只穿薄薄的單衣，一陣嘩嘩嘩的刺殺過後，汗熱的蒸氣從人們頭頂騰起，像處在炎熱的夏月。

這個練兵場，不論是場圍的樓壁，薄板木籬，或者幾塊豎立着的棚板，都爲這個環境增添了色彩。那上面或者刷上灰粉，寫幾句動員性的口號，或者將彩色標語黏貼在上面，總而言之，這些被戰士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沒一點不是他們奮發心情的表現。屬於軍事體育的設備：單雙槓架，箱櫃樣的梯形木馬，也是戰士們動手修造的。

部隊剛來這裏，像走進荒野一樣，營房外面叢密地生長着荒草，所謂空地即是磚石與窪坑的混合體，連點名的場所也尋找不到。這裏曾經是敵人的營房，住過骯髒蠻野的敵人，我們的軍隊不僅逐走了敵人，且在敵人所遺留的墟地上，除清污穢，建立起美好新鮮的天地，親手給自己建造一個練武環境。

操場正面，豎架起兩幅巨大的黑板報，它幾乎成了操場的圍屏，實際上它是戰士們練兵生活的鏡面，誰好誰歹，都在這兒找到他的面貌的。正是雙十節前一天，黑板報上刊出了這樣的事件：

857.63

153-7

2

一、昨晚各班睡覺前都進行了刺五十槍。

二、范德山、吳和、四班副諸同志，在課外自動練原地直刺。楊公平在舖上練架槍動作。

三、孫世金天不亮刺了百多槍。機槍二班副早四點打掃室內外清潔。

四、昨天下午楊公平同志自動幫助伙房劈木柴。

五、三排長於昨晚替班副代哨。

簡明的字句裏，我知道部隊在練兵與尊愛運動裏，是怎樣熱情奮發啊！當我走入俱樂部之後，這個印象是愈益深刻與明顯了。

那裏已經有不少美術的文字，寫着戰士們的作品，牆壁上除過紙疊與畫幅，再就是被鮮花圍繞着的領袖掛像。戰士們在毛主席，林總司令的肖像前面，每個人都躍動着一顆坦白，誠實，緊張，奮發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心臟。他們在運動裏互相挑戰，互相批評，表揚模範，都要使自己的連隊到達模範連的標準。

一位叫秦儒漢的新戰士，他在個人計劃書上寫道：一、刺殺當中認真的學習；二、和班裏團結友愛，不發生問題；三、上級給任何工作不打折扣的完成；四、站崗放哨認真，不打盹。

另一位新戰士自我批評地寫道：『我們排級幹部學習刺殺緊張，跟每個同志打成一片的學習，不分官兵。另外，排副在我們排裏一樣工作，自己還幫助打柴打飯，給班裏掃地，什麼工作都做，推動着我們班的工作，我決心要照着我們的幹部學習。上期我學習射擊落了後，這期學刺殺我決心完成任務，不落後。』

范德平也在一塊紙片上寫道：『我們班老同志對學習很積極，對我們幫助很大，我也動起來，決心照着他們學。』

這祇是隨便抄錄了幾位戰士的計劃書，在我腦裏却已浮現出一幅練兵景象畫來：戰士幹部們早起晚睡，在操作以外，課外時間，屋裏屋外，正振動羣衆性的——兵教官，官教兵，兵教兵，我軍一向特有的練兵作風。這個運動又有機地結合於尊愛運動裏，官兵相親，官兵互助已達到空前高漲與融洽，幫助了練兵計劃的進展。

我正式走進連部了。迎我的是一位濃眉黑眼，粗實高大的人。他是一連副連長，帶着他的檢查小組來五連參觀的。

我在團部就知道一連的工作和五連一樣有顯著成績，他們是要來這個連隊裏吸收些經驗。他要把這裏情緒緊張，伙食好，幹部帶頭作用等等帶回去教育自己的連隊。連長指導員汗熱地回來了。他們在戰士羣練了很久刺殺，剛下的操。指導員因爲一條臂掛花殘廢了，他祇好持一枝木槍學刺，木槍時刻不離開他身邊。

指導員有點老年人味道，長臉盤，大而沉靜的眼裏飽滿的含着和悅之光，他拉低帽舌，很平常的講說着連上的事。在他說來，連上的工作是不能滿足他的理想的，他的打算是要將本連培養成個模範連。

連長是個精幹爽利的年青人，十三年前他還是中國工農紅軍裏的一位小孩子，他一直在革命隊伍裏長大的。他臉上還保有青年人的紅暈，一口四川腔，談吐非常快樂。他和指導員的意志是一樣的，想爭取個模範連，他訴說了他的信心與有利條件之後，微微偏側了頭，似笑非笑的有點羞怯樣子。我理會他的心思了，忙說：『行！好好搞一下！』

我將連部環視一遭，壁上掛一面彩緞錦旗，上寫：『射擊優勝』，是團部獎贈的。錦旗下面，貼着團部關於創造模範連，模範幹部，戰士的決定，他們還將上面的重要條款以紅色字標出來，這就是

他們目前的工作方針，都在這個方針之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組織力。

第二天中午，副指導員參觀一連回來了，一連副連長也準備回去。副指導員進門就放下背包，脫掉棉衣，抓起三八槍在屋地上刺開。他誇獎一連的刺殺動作在收槍一點上比他們整齊有力，他在邊刺邊捉摸。

一連副連長在大家邀請之下，接過步槍，就地做動作給人們看。他臉頰有點泛紅，眼睛銳利的注視着平刺的刀尖。刺的上了勁，來了一陣前踏步，地板震得直響。他流汗了，有點喘息，隨將槍靠在一邊。回答他的是一陣歡笑的叫好聲，他羞怯地退坐在床角上。

觀察過後，我感覺連上的生活像時鐘一樣動彈着，有機地，有奏節，又那樣富有重心。我給連長說：『戰士們這樣賣力氣不要累病了！』他仰頭想了想說：

『我們準備正式下個命令：抓緊時間苦練，但要保證足夠的睡眠。』

操場上

晌午的寒風剛剛停止了它的吹嘯，營房左近以及平廣的操場上，又一次鋪積了密密一層黃葉。這時候，靜立着的樹樑的枝條上，依然零落飄散下黃蝶般的葉子。

營房外非常肅靜。……

幾聲高亮圓潤的號響，戰士們正在進行着的小組會被催促着暫且停止了，人們又在這飯前的間隙時光裏手癢的想做些什麼。

九班新戰士杜尙賢將頭伸出屋門望了望，隨着扛了一把手造的木條箒把跑出來，低着頭掃起遍地的落葉。接着，不知道那個方向又出現了幾個箒把，操場、屋角，照舊恢復了它的清淨。

司號員提了一支木槍，在連部的門口操練了幾下，之後，他轉回去換上三八槍又走出連部。他今年才十四歲，他的身材若是跟上了刺刀的大槍比量，足足會差下一個刺刀長短的。他剛吃力地做了一個『預備用槍』，後面趕來通信員將他的槍柄抓住了。他倆近乎摔跤似的爭奪着，司號員矮胖胖的身姿，死力將槍抱緊。結果，兩人和解了，歇替原地刺殺，互為糾正，儼然正式操練一樣嚴肅。

營房的空地上，各處都響起口令聲，機槍、步槍，都以最精幹的『三三制』學習小組進行着操練。目標最大，動作最吸引人的要算八班了，他們一班人披掛了彈袋，揹了槍，從屋門口就開始了整齊的跑步，一口氣奔跑到操場上。

昨晚，八班剛開過檢討會，他們要鞏固以前每人每晚自動刺六七十槍的水準，這以後，他們每人要做到睡前一百槍。起五更睡半夜的練法，其精神是好的，有些天他們起得過早，白天打起瞌睡，倒不如按時作息抓緊時間操練的好。人們在會議上一致決定遵守時間，不讓一分鐘時間空放過去，這樣和別的班挑戰的後果才會得勝。現在，不祇八班，別的班也在進行着小操，這是連長指導員最引為愉快而決不去加以制止的事。

八班薛會文走出行列，這一陣他先給大家喊操。人們挺胸直脖的都能操握住刺殺要領，連刺，單刺，一切是這樣熟練，他歸列後，又輪另一戰士喊操，他們就這樣學習着。

又一個班開入操場。這時候，八班戰士們已經疲勞了，他們輕輕地將槍架起，笑跳着奔向場角雙槓那兒，有的坐上槓架，有的肘彎憑靠着槓木；休息，談笑，瞅望着星散在操場、屋旁，正在操練刺殺的各班同志們。

教導員走來了。他以喜悅的眼色輪視了這幅活的課外操作畫，之後，便將眼光停留在雙槍那兒的人羣裏。

「八班！我來看你們刺槍！」他揮起臂腕，近乎喊叫地說。

戰士們呼應了一聲「好」，連跳帶跑的奔向場心，迎着他們的是教導員笑裂了的嘴巴。

教導員在這一班人的行列面前，細高的身姿筆立着，開始給他們當起教練來。

戰士們並不覺得在操作以外這是可以隨便開玩的，從每人的形姿看來，那簡直像處在戰場上。教導員很滿足地給他們喊了一會操，由於他過度興奮，隨便從誰那兒抓過一枝槍，他開始站在八班行列裏。

這一次是范德平出列喊操，他並不認為教導員在行列裏會使他感情上受拘束，他的口令聲反而比平時壯大有力。

教導員和戰士們在一個口令之下，一塊兒互相操練，祇見他的動作比別人更加賣力，更準確。陽光下，來了一忽激烈的連刺。刺尖閃閃燦燦一若點點銀星。

戰士們圍了教導員，要求他獨刺，范德平喊口令教導員就隨着刺了幾分鐘，終於在戰士們的掌聲與歡笑裏，教導員停止了她的操作。

戰士們又自行操練了，四下裏口令聲，槍刺剗啦聲，把個操場沸騰起來了。

熄燈前，五班長走進連部「搭」的一個立正，給指導員敬個禮：

「報告！我們班睡前已刺了一千三百槍。」

他後面，各班長們都源源進來報告了。

「我們班刺了兩千二百槍」。二班長說。

『我們班共刺了一千六百四十槍』。八班長說。

指導員一合算，各班的數目字都比今天以前超過了一倍至兩倍。他知道，戰士們都有高度的政治自覺，時局的形勢和我軍的任務要求戰士們這樣做，而且戰士們已經這樣做了。

林其學習組

去年正月，林其還是個貧苦的木匠，現在，他已是三連的模範黨員，領導着三三制學習小組。他的特點是對工作一貫積極，不管上級有什麼號召，他都是堅決完成。可是他也有缺點，就是不多識字。

他身個不高；可是短粗有勁。大夥都知道他一個午覺時間，跳了二百多次木馬，腿腫得不能跑步，攀槓子手掌打起血泡，膝彎磨出血，還是忍痛練習，終究把這些技術練得很熟。他們組的陳保金、張振芳都是入伍不久的新同志，當開始練兵學刺殺的時候，他們都是一門不門的。林其便在自己的計劃上規定，先將自己的姿勢做正確，再去教他們，並對他倆着重思想動員。

經過談話後，陳保金和張振芳都說：『行，練吧！你怎樣我們也跟着來！』這時，他們這個組已經和一、三組挑了戰。

陳保金先來了個原地直刺。他的勁挺大，不得要領，更重要的是不會喘氣，一口氣十幾槍，眼瞪的老大，臉漲的通紅。

『這麼來，出槍收槍一口氣。』林其刺着槍，告訴他換氣要訣。

陳保金自己捉摸着，怎麼也改不過來：顧了刺槍顧不得喘氣，顧了喘氣顧不得刺槍。

挨到張振芳了。張振芳也來個原地直刺。他很撒勁，『預備用槍式』一條腿歪，臂伸不直，成了歪歪腰，槍不是高就是低，要不就歪了。

林其給他搬搬身子，扭扭腿，他臂酸得支不住。

幾天過去了，陳保金稍微學會喘氣，可是還不自然。林其得空就找他談，他也用心練，情緒挺高。張振芳練得也不少，就是不得要領，姿勢差，他自己都有些生氣了。

林其常安慰他說：『不要心急，一下一下來，只要苦練，日久就好了。』只要一有空，他們三個人的眼睛一碰，就提槍出去練習，直練得臂、關節、渾身又疼又酸還不休息，練得很起勁，因為他們知道停止練會更疼，疼過幾天就好了。再加倆位新同志正學到點要領，對刺槍有了興趣，誰也不說疼，祇在晚上用熱水洗洗臂，第二天依然起得很早。

起先是林其和幾個黨員早起晚睡苦練，一禮拜過後，大家都提意見要早起練習，各小組對『起床』也就成了不宣佈的競賽了。

林其小組經常起得很早，輕手輕腳打掃了室內外衛生，摸黑刺槍，主要的練臂力，誰的姿勢正確，不正確看不清楚。

禮拜六晚上，全班在屋裏比賽，三小組比一、二小組動作確實，有力。陳保金後腿老先蹬，身腰挺不直，要不就刺刀搭拉，後腳跟也不會蹬地。

全班檢討了每人的動作姿勢，林其小組又開會研究。他們晚上照着燈影子刺槍，自己看自己的姿勢，自己捉摸糾正。

全班第二天比賽時，一、三組一樣好，二組就刺個張振芳姿勢差。張振芳不大得要領，可是他出槍有勁，能苦練。

林其心裏很發急，深怕他們組下一次比賽再落後，睡覺做夢都忘不了怎樣幫助他們糾正動作。

張振芳也有空就跑到空屋偷練，他想在正式出操時候，叫大夥看出他的進步。陳保金有幾天肚子痛，但還堅持幹，一氣刺了一百來槍。至於林其，他在幫助別人當中，自己也進步很大，要領已掌握幾分，出槍要猛，收槍敏捷，眼手足心氣一致，足下穩固，姿勢不變，他在設法叫他倆跟上他。

上操時候，張振芳和陳保金排在林其兩邊，教員一喊口令，他自己猛的將槍刺出去，然後偷偷地瞷望他倆，聲音在嗓子裏喊着：

「老陳，左膀子！」

陳保金趕快將聳起的左肩壓低些。他又往另一邊喊道：

「老張，後腿蹬直！」張振芳趕緊蹬直腿，身子上去。

全班第三次比賽，三個小組都差不多了。

第二天早晨洗過臉，林其他們抓起槍就地刺開。林其刺三百五十槍。陳保金刺一百四十槍。張振芳也刺到二百五十槍了。

張振芳向林其說：「以後咱們比賽，看誰刺得多！」

「行，比賽吧。」

林其笑了，心裏說不出的高興。

誓為人民立功勳

江北落雪的日子，江南正漫天掀起北風，浩遠的松花江水滯流了，江面封凍了，「嚴寒」和「勝利」已變成一個概念流傳於我們部隊。

如果你走進我們兵團指揮所，指揮員們恐怕沒時間接待你。他們或拿起電話筒聽取各營的報告，或蹲在鋪着乾草的屋地上，拿了一捲不是文件的文件精心細讀，之後，互相對看一眼，誰也說不出話來。現在，電話不是用來指揮作戰，文件也不是通令，通報，指示，但是指揮員們的心力緊緊地被鎖圍在上面。

「我營剛開過大會，全體軍人進行宣誓，要打個威風，為人民立功，各連已立起功勞簿，營上已做好一面虎旗……請首長交給我們主攻任務！……」這些動人的事件，你可以隨時從耳機上聽到，我們的指揮員當然是聽慣的了。

至於那些文件，也許比不得油印，複寫，和文書員繕寫的好看，上面有錯字，有不成句的，爬爬拉拉的擠滿了大小紙片，但寫它的人却是嚴肅認真的。他的心，他的意志，給每一個字句賦予了偉大高尚的熱情，臨了，他又在書簡末尾蓋了章，壓了指印。這是很貴重的文件，指戰員們將自己為人民立功的誓願，決心，英雄地坦露於黨和上級面前，且讓將它保存，實踐之後再來對照。

這是一位連長的誓願書，他知道現在正好是他為黨為人民立功的時候，他決心不管在任何惡劣情況下，堅決把隊伍帶上去，指到那裏打到那裏，寧叫光榮在不怕入不在，接近敵人，了解敵情地形，

堅決消滅敵人。誓願書是裝在信封裏送來的，附了一張殘廢證，一張照片，三千元鈔票，他在信尾批了幾行小字，用紅鉛筆鈎了連環套圈，他寫道：『我的私錢三千整，請上級保存，我要犧牲作爲黨費。殘廢證，照片，我要死也算作留念。』

砲兵連長劉雲峰，心情焦急的寫道：『請團首長在每次戰鬪中不要忘記我們，把我們的砲用到前面去炸殺敵人吧！』往下，他極其莊嚴地寫道：『我們要用最大努力精確瞄準，援助步兵前進，不怕敵人的砲火如何兇，願把我們砲帶到離敵最近距離去打敵人。』

步槍通訊班集體寫道：『按時堅決完成任務，碰着敵人或被包圍，就把信吃掉或撕碎，燒掉，堅決突圍，寧叫犧牲自己，不叫洩露祕密。無論如何乏困、冷凍、飢渴，不講怪話，輕傷不下火綫，完成任務。』

全體醫務人員提出幾項保證：保證不丟掉一個傷員，使每個負傷同志安全下火綫。保證每個負傷同志得到包紮，不致流血過多，做到上夾板。保證輕傷員同志吃稀飯，喝開水，且不讓傷員受凍。保證日夜工作，一切爲傷員。

排長王中米堅毅而天真的寫道：『我情願在前綫衝鋒突擊班與敵人拚刺刀，要是不死的話，我一定繳來新的武器給大家看一看。』頭天，他參加過一個血酒宣誓會，他已把這事寫在宣誓書上：『大家喝了血酒，我的血也喝在大家肚裏保存着，並且團長教導員也喝了，我情願叫血在，名在，不怕我不在。』

像這樣一類宣誓書，如果從各連集結到團指揮所，其分量可以過秤的，從江面封凍那天起，團指揮所和總支部的文件箱一天天增添了分量。指揮員們都知道，隨便一頁宣誓書，其分量是沉重而難以計量的，那裏面充滿着人民戰士的自覺情緒和純高品質，我軍勝利泉源亦基於此。

現在，廣闊的西滿荒原上，那些散落的鄉屯，人民的軍隊已開始殲敵戰鬪了。他們在場園上，在低矮的農舍裏，集體地宣誓，找些廢報紙、窗戶紙，編寫幾幅動人的標語，再端一盆豬血來，塗抹在槍刺上，砲口上，拳頭上。或以銅針扎破中指，熱血滴於酒中，一人一口吞飲了血酒。他們以昂奮的情緒，含着兩眶熱淚，從丹田發出呼喊：『我們的槍擦好了。我們的刺刀磨亮了。我們的手榴彈揭蓋了。我們的眼睛像老虎一樣瞪得紅紅的，我們的嘴像獅子一樣張得大大的，要將進攻我們的蔣軍一口吞下去！幹，幹，幹，幹死就算，不死再幹！爲人民立功，雖死猶生！……』

第一班奪天險

大拉子山第三個大山頭剛點起一把火，一班就翻過十二個小山包，插到突擊排前面。因爲跑得疾，山頭沒有路，滿山樹林拌得不能走，人心裏發燥，恨不得飛上去，大家都累壞啦。抿嘴跑不動，張嘴不能喘氣，順嘴吐沫子像粉條似的吐不出來，汗滿臉簌簌的像下雨，子彈袋都塌透啦。班長顧良銀着袖頭擦擦眼，稍許看清亮點。二組長關秀，也着袖頭擦擦眼。三組長李錦武有手巾顧不得掏，也着袖子擦汗。他們一口氣還沒喘過來，排長就在後面喊：『一班長，你們快突擊，剩一個人也得突上去！』一班長扯頭說：『好，不要你顧慮，我們堅決打上去！』回頭又對全班說：『準備刺刀手榴彈，衝！』大家就嘩嘩啦啦的，握住手榴彈，持好槍，在山坡散成一條綫。敵人的輕重機叭叭向他們掃射，子彈噹噹噹的身左身右直飛，不讓他們前進。班長氣得咬牙：『奶奶，打死算熊！』關秀氣得肚子發脹：『操你奶奶，不打死我到跟前拚死你幾個！』李錦武氣得發抖：『日他奶奶，堅決衝上』

去！』各組戰士也都抓緊炸彈抓緊槍，急等命令前進。他們共兩個組，第一組是輕機槍，歸連裏指揮。這兩個步槍組，關秀領得投彈組，李錦武領得預備組，班長站當中，一手抓一組，掌握指揮，一個個信心高漲，誰也不想落後。別看他們個子都矮，班長顧良銀一直從關裏打到關外。二組長關秀也參加過三下江南，三組長李錦武，一入伍就參加秀水河子戰鬪，泉頭四平也都在場，每個組員也還對付，一說打仗，大家就眼睜得像老虎。班長見兩個組成了共同隊形，一個個臉通紅，眼瞪得溜圓，氣得呼吃呼吃，心裏挺樂。又往前面一蹶，高山霧霧沉沉，大石頭牙牙叉叉，樹林密密札札，青草遮山蓋地，最高那個山尖上，灰色砲樓像大烟筒，如同空中懸吊，心裏好氣。說聲二三組上來，就領頭衝鋒。關秀說：『二組跟我走！』李錦武說：『三組跟進！』大家就手攀樹條，撥拉開樹枝，在草上打滑溜，連滾帶爬，下到山忽口。敵人火力從左邊封鎖山忽口，班長說：『從右邊跑！』將跑幾步，山頭立陡像高塔，過不去。班長一搖手，關秀就說：『二組停止。』李錦武也說：『三組停止。』一班向後一轉，又返山尖，想從正面通過。一看，大石頭立陡光滑，斷塔一樣，只有巴掌寬的空兒，蹬不下脚。兩邊山澗黑氣騰騰，看不到底，一蹶就眼暈，一脚邁錯，觸溜下去，摔不你個肉泥爛醬也差不多。頭頂機槍噠噠連響，像爆豆，石頭縫也安上機槍啦。大砲樓那兒的槍榴彈，六〇砲也老往這兒亂炸，真氣人！關秀氣極往上一穿，抓着個石頭邊，觸溜下來，差點摔下山澗，就打着軋轆起來，氣得渾身打戰。戰士張元見關秀滑了下來，上前猛力一穿，也摔了一交。班長心生一計，喊道：『搭高肩！』隨時往下一蹲，叫張元踩他肩膀運上去。關秀動作也快，緊跟張元踩班長肩膀上去。他兩人一摔炸彈，敵人抱了機槍就跑，一班人就順利奪下火力前沿。

山尖小塘上有一堆水壩，背包、洋鎗、幾箱子彈，大家看了一眼，誰也顧不得拿。眼前祇一塊大石頭，不能隱蔽，大砲樓直往這兒掃射，班長隨時叫二組在前，三組跟進，他站在二、三組之間，掌

握隊形，往窪道衝進。敵人火力順高往窪兜打，子溜子密得像下雹子。班長使袖頭一抹汗，嗓音乾啞的說：「關秀，敵人不打就衝，一個一個！」關秀就向組員說：「你們看我的動作，要迅速！」敵人機槍一停，關秀幾步就穿過前面山尖，臥下，往後招手，張元、穆玉山也急速穿過來。關秀又乾渴又啞，小聲說：「咱們一塊堆掩護三組！」三支步槍就對準大砲樓打排槍。班長一弓腰，樹枝拌了個頭朝地，雙手緊抓樹條，才沒頭沒腦的爬上來，但帽子早掉到大深溝啦，趕他連栽轆轤帶跑，爬到二組那兒，褲子刮破啦，手臉刮破啦，連出汗帶土，渾身盡泥，像個花臉。「媽的，把老子氣壞啦，衝上去拿刺刀扎死你，摔死你老丈人啦！」一回頭，李錦武像箭似的插過來啦，閻長得、趙樹林也緊跟上來。這時候，西邊亮光沒有啦。烏雲遮天，遍山烟霧沼沼，火亮油燈一樣一閃一幌，越着越大。一班爬布大石頭後面，累得汗灑臉流，就像下小雨澆的一樣。口乾得說不出話，喘不過氣，瞪着眼呼吃呼吃直喘，渾身打戰戰，光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都想：「有口水喝就來勁啦，再衝！」可是一點水也沒有。

兩邊是深溝陡崖，黑的沒有底。前面大砲樓霧沉沉的發白，砲直往這兒打，子溜子噠噠身身直飛，電光火一閃一閃，砲樓兩邊的地堡也直往山尖兩邊封鎖，人從那邊都不能過去。班長心裏說：「能過也過，不能過也要過！」就拉一下關秀：「你們打這邊過！別說話！稀稀的，一個一個爬！」關秀點點頭，大揹了槍，手抓炸彈小聲對組員說：「你們看我的，一個一個爬！」說着就心脯撲地，一手攀樹條，頭往下栽，像貓一樣，悄悄的爬到大砲樓最前面的大橫石後面，一扭頭，張元、穆玉山也悄悄的爬來啦。班長，李錦武也爬來啦。一班人都爬來了。

大橫石頭像礮臺，離砲樓頂多一百米，敵人封鎖得很嚴。砲彈炸得石頭直往身上蹦。機槍掃的右頭骨打骨打直響。風呼呼颯，火光一片連一片，照得滿山通紅，着得嗚嗚直號。嗆得人眼淚嘩嘩

滴，握了嘴咳嗽，人一動敵人就掃。前進吧，不能通過。兩邊又是黑沉沉的深溝，不敢蹬錯一步。班長靠近關秀和李錦武，悄聲說：『我們手榴彈通通準備好，刺刀上好，堅決守！敵人要反衝鋒出來，我們就反衝鋒上去，堅決消滅他！敵人要不出來，我們也不打槍，死守！』關秀給組員傳：『準備好，敵人要出來，手榴彈一撒，刺刀一端，堅決衝上去！』李錦武也傳：『準備好刺刀手榴彈，隱蔽好！』大家就擺開一字隊形，插石頭空爬下，一手抓槍，一手抓炸彈，逼了一肚氣。

敵人機槍不斷掃，槍榴彈，六〇砲不斷炸。圍着他們身左身右，身前身後，炸得石頭，樹枝土疙疸直往上躡。打得石頭冒火星，打得土冒烟。溝兩畔也着火啦，樹燒得疙巴疙巴響，風把烟火吹得埋住人，眼淌淚，什麼也看不着。他們爬在那兒不動，誰也不說話。關秀爬在最前面觀察敵人，不斷擦眼淚，嗆得嗓子生疼。氣啦，領上張元就衝上去。剛爬近鐵絲網，砲樓裏打出一排炸彈，張元哼了一聲，在山尖上倒下。關秀也祇得轉了回來。跟前砲樓又高又大，陡得像大水樓。砲樓外又沒有蹬足地方，週遭都是大深溝，人爬不上去，急得心直跳，等的等的，天快放亮啦。敵人槍砲越打越稀啦。『光！』『光！』兩個槍榴彈一炸，砲樓裏就有個粗嗓子吓唬：『老李，機關槍架起，堅決打！』說罷，裏面就嘩哩嘩啦亂響，可是沒有打。顧良銀心裏罵：『操你媽，你一定跑啦，趕快追！』正好，七班一個組插到面前，爬上大砲樓。顧良銀眼疾手快，迅速指揮二三組繞過砲樓，嘩嘩啦啦一猛插到右側的山頂上，奪下兩座地堡。地堡裏敵人都吓跑了，堆滿子彈箱、水壺、背包、砲彈箱……老鼻子啦。聽得拍拍拍，山下掃來一排機槍，他們怕敵人在樹林打埋伏，朝溝底打幾個炸彈，就分組沿山頭搜索。樹枝上，草上，石頭上，到處是敵人的帽子，手巾，碗和一灘灘血；敵人叫打熊啦。

班長和大家站山頭往下望，霧氣濛濛的像站在雲裏。西邊平原上，松花江曲曲折折，一道白光。江這邊，黑烏烏一片高房大院正是北吉林。大家山頭爬一宿，涼氣大，又下霧，衣服都濕透啦，冷得

發抖。這陣兒，誰也不覺得累和餓，心裏挺樂。

一個步槍組

太陽出來一竿來高，一排在家電準備堅守陣地。在一所大院的南牆那兒，大門西邊，三個戰士正拿了小鎗頭刨槍眼。靠西是郝五洲，他是戰鬥組長。靠東是張才，當間是傅桂芳。張才是去年八月入伍的，打仗還有些鍛鍊。傅桂芳入伍不滿二十天，不會刨，旁邊張才說：『你往外瞅着點，我給你刨。』拿起鎗頭就給他刨開槍眼。牆是用土砌的，說起來並不難刨，因為刨的猛，心急，張才滿臉往下淌汗。『老傅，你來吧，在這疙疸往外瞅着，敵人要往這兒運動你告訴一聲。』說着，張才往一邊走了幾步，刨他自個的槍眼去了。

他先在牆頂刨一個，站着往外瞅，四十來步遠近，有一堆柴火，敵人在那裏有個放哨的。張才扯頭就叫：『指導員，這還有個放哨的，打不打？』指導員說：『打。』張才拿起他那支衝鋒式一勾火，沒有響。『老傅，快把你的槍給我，我的凍啦，打不叫啦。』老傅就把槍遞過來。張才一打，差一點沒有打着，敵人回了圈子啦。張才想：『光頂上一個槍眼不行，他要打砲時候，砲往上一崩，不是崩腦袋上啦！』他隨時又拿起鎗頭，在牆跟再刨一個，這一下，砲來了崩不着，他還可以踩着往外瞅。

指導員笑着過來了。『怎麼不抽烟呢？』指導員說：『我這有烟。』張才說：『給我一根。』郝五洲說：『我也要一根。』傅桂芳也說：『我也抽一根。』

指導員說：『你們要餓呀，一會兒家裏備不住送飯來，烙的餅子。』張才說：『不餓。』郝五洲也說：『不餓。』傅桂芳不做聲。

指導員說：『往外監視點。』郝五洲說：『看敵人正來回過哩，不少哇！』張才也說：『可不是過哩，指導員快看看吧！』指導員到豬圈那兒，拿起機槍打一梭子，說：『敵人衝鋒時候，你們堅決打，準備手榴彈。』張才說：『我這衝鋒式打不響啦，我烤烤他。』他拿上槍到了東下屋，烘火烤化槍裏的油，回到槍眼跟前，照着過人的地方打了一梭子，高興的說：『這回打叫啦。』這時，正刮着風，他怕槍上落土，怕它凍，趕快拿被子包起來。

他站起來往外瞅，瞧見敵人的地堡啦。他說：『郝五洲，你看那兒的地堡，一個挨一個，人來回動呢！』說着，敵人的機槍打來了，打在牆頭上，柴火打着了。

傅桂芳說：『張才，這子彈隔着牆打透過來啦，差點打着我。』張才說：『拿來我看看。』傅桂芳從櫃上耗下一個子彈頭遞給他，子彈頭都打彎彎啦。張才說：『噯呀！他奶奶的，這老傢伙真霸道！』傅桂芳說：『媽的，我聽的就子溜一下過來啦。』張才說：『老傅，把櫃蓋那箱子拿下來，裏頭裝土。』老傅使手捧了一箱土。張才說：『你推它牆跟底下，爬在它跟前。』老傅就把箱子推過去，爬下。

外頭柴火呼呼呼着啦。郝五洲說：『張才，柴火着啦，直冒烟，我往外瞅不着啦。』張才說：『你跟着吧，我往外瞅着。』這時候，風往裏颳火、颳灰、颳烟，張才噙得睜不開眼。老傅說：『槍眼也往裏颳烟，這怎麼整呀！』張才說：『你上我這來吧。』老傅就過來，和張才往外瞅。

豬圈也燒着啦，呼呼呼着的場下去啦。

指導員過來，說：『怎麼着呀！』張才說：『機槍打着呀。』指導員說：『監視着點，小心敵人就着烟衝鋒！』

天响歪啦。張才說：『老傅，你上屋取乾糧，咱們燒着吃。』老傅取出不少乾糧來。郝五洲說：『我在這燒，豬圈裏有火。』老傅兜着乾糧上郝五洲那去。張才拿個柶盤，到豬圈弄出些火來。燒得半拉糊半拉沒有糊，張才拿了一個，剛咬到嘴裏一口，沒等着嚼就來砲啦。砲炸啦，炸得張才滿臉都是土。老傅說：『我掛花啦，崩嘴上啦。』張才說：『我眼皮上也崩上啦。我不吃啦，打你雜種造的。』他把乾糧摔地上，站起來，攔手往眼皮上一摸，把砲楂扒出來，說：『老傅，你把步槍給我，我搞步槍打。』張才拿了步槍，照住地堡門一打，一個抬着頭墩的敵人，把腦袋縮回去了。他一氣打了五槍，敵人沒有動靜啦。

老傅走到郝五洲跟前，嗷嗷叫：『我掛花啦，怎麼整哪！』郝五洲說：『人家孟祥廷在城子街打了胳膊還不做聲，你傷了點皮就疼啦？老傅不說話了。老傅走到張才跟前，嗷嗷叫：『我掛花啦，怎麼整哪。』張才說：『剛崩破皮，不要緊，一會衛生員來給你上藥。不要嚷，一嚷外邊敵人不是聽着啦。咱們在後方開會，說立功啦，輕傷不下火綫啦，你忘啦！要不什麼，你把手榴彈，槍，給我吧。』老傅沒有等摘手彈袋，『攻光』又來一砲。老傅躺在地上叫：『媽呀，打腰上啦！』張才說：『我看看，打那兒啦。』過去一看，他棉衣上炸個窟窿，肉皮還沒有紅。張才說：『也沒有怎地。』他自個一蹶，說：『噫，沒有打着。』張才說：『你快把槍手榴彈給我，爬那疙疸不要動啦。』老傅就把四個手榴彈，槍，連手彈袋給了張才。

郝五洲說：『張才害怕不？』張才說：『不怕。』郝五洲說：『一會送飯來啦，烙的餅。』張才說：『兩天不啗飯也沒有關係，跟他幹！說的是立功嘛。』撲通一聲，一顆平射砲彈把牆穿了個窟窿，從郝五洲身邊飛過，郝五洲被帶倒了。他趕快坐起來，說：『媽的，真蠻虎。』

指導員又來了。說：『張才跟郝五洲監視着，堅決守住陣地。』郝五洲說：『呀。』張才說：『

你放心吧，指導員。」指導員一走，張才就往外歇，跟圈子出來個挑挑的，後面跟一個人，往地堡送子彈。張才把槍比上，一下就把他打倒啦，後面那個人搶了挑子就往回跑。這工夫，敵人就挨着班攻的往裏塞砲啦，院裏天昏地暗，對面不見人。人臉上，嘴裏盡土，一吸氣抽一嘴灰。敵人開始衝鋒啦。

郝五洲說：「打！」張才說：「打，打！」兩個人一回兩槍，一回兩槍的打上啦。

敵人從東面往上衝，東面機槍把他打下去。這邊三四個敵人也打跑回去啦。

這陣，張才往外一歇，在地堡那有穿黃衣裳的小個，挺着腰，拿着望遠鏡往院裏歇，張才一槍把他打倒啦。又出來一個，捧的子彈箱，往地堡送，張才一槍把他打回去了。

張才說：「郝五洲，那邊敵人還過不過啦？」郝五洲說：「沒有動靜啦，不過啦。」張才說：「換着班歇吧，老歇累！」郝五洲說：「好。」說着，敵人又往裏打砲啦。院裏柴火打着啦。砲彈一個挨一個，滿院是坑子，連砲烟帶着的火烟，啥也看不着。敵人又就着那股烟勁衝鋒啦。

敵人從地堡出來，往東大牆衝，我們的機槍打上啦。郝五洲說：「打排子槍！」張才說：「打！」兩個人一連氣打了十五槍，敵人不敢運動了。

郝五洲說：「沒有動靜啦。」張才說：「日頭剩不高啦。」聽着敵人那「登楞兒——」一聲，張才說：「又往這打砲啦。」兩人都爬下啦，從底下槍眼歇。敵人一砲挨一砲，一面打着砲一面衝鋒。院裏房子也着啦，火焰呼呼呼直穿，鴨鴨雞雞都炸死啦，燒得糧食嘩嘩直響。張才說：「郝兒呀，打呀！」郝五洲說：「咱倆打，還打排子槍！」一人十多槍又把敵人打退了。

敵人機槍也不響，砲也不響啦。天黑啦。院裏火焰照得四外通紅。張才想：「天也黑啦，增援隊也不來，院裏就剩這幾個人啦。待會敵人要是再衝鋒，我這手提式還有一百個子彈，我就搞這個打。」

把子彈打盡了，我還有八個手榴彈，你要來，我就往外撒手榴彈。八個撒出七個去，最後剩一個，你終不能來一個人抓我，你來，我把它一拉，連你帶我都崩死，不能讓你抓着活的！」這時，郝五洲說：「張才，我瞓着，你去聯絡聯絡！」

張才從那疙疸一轉身，鑽過西牆窟窿，看見指導員在後牆那兒躺着。張才說：「指導員怎麼啦！」指導員說：「我掛花啦。」張才說：「不要緊吧。」指導員說：「不要緊。」張才說：「我來聯絡聯絡。」指導員說：「你回去好好看着，增援隊馬上就來啦。」張才剛走到塔後，看見人來啦，問：「你們是增援隊嗎？」那邊說：「是增援隊。」張才樂啦。郝五洲也樂啦。

懸崖上

重機第三班一氣跑上第二個大山頭，在樹林架上槍，班長尹克善就看見突擊排在那兒搖紅旗，射手劉鳳雲也看見突擊排在那兒搖紅旗。班長心裏發急，想一步上山頭，劉鳳雲也發急，想一步上山頭。班長一擺手：「別打啦，趕快拆槍！」劉鳳雲使勁把槍一落，拆下來。副手姜福武一步跨過去，先把槍身扶在劉鳳雲脖子上。又哈腰，自個把槍腿扛在脖子上。這時，彈藥手也把箱子扛起來。班長說：「趕快前進！」領頭就鑽進樹林裏。槍腿、槍身、箱子，就跟着他一個勁跑。山上盡樹杈子、樹樑子、羊鬍草，沒有路。足底又滑又扎，樹枝又刮人，直絆腿，直刮衣服，真不好跑。他們扛的東西挺重，劉鳳雲的槍身七十二斤。姜福武的槍腿五十六斤。每個彈藥箱三十斤。跑得挺不起腰，累得滿身大汗，像水澆，順着鼻尖，下巴頰，淌下一胸脯，汗砂得眼睛疼的睜不開，連鼻子帶嘴

喘氣也不够使，嗓子渴得說不出話，班長啞嗓子喊：『趕緊跟上！』姜福武傳：『一個也不要拉下！』劉鳳雲也傳：『跟上，不要掉隊！』跑着跑着，爬上第三個大山。姜福武把槍腿一擦，哈着腰，接過劉鳳雲的槍身，他倆架好槍，抬到山頂小樹林，都爬下。彈藥箱也迅速送上來。班長順樹窟窿一指：『你就對高山頭打！』劉鳳雲往前一瞰，連串五個大石頭山包，陡得像城牆，一個比一個高，煙氣昂昂。往上一看，大山頂上那個洋灰碉堡，像車站上的大水樓，霧氣滔滔，像在雲彩裏似的。心裏一來氣，揉揉眼睛，瞄着碉堡當腰槍眼就打。他怕槍出毛病，三發兩發先打一板。班長說：『你打低啦，再起一起！』劉鳳雲隨時把降昇輪絞起來。姜福武爬在槍一邊，隨時又裝一板子彈。劉鳳雲心思：當腰照槍眼打低啦，我照上面一層打！』定上快機，十發三十發的連着幹開啦。他一勁打。姜福武一勁裝，班長一勁觀察。班長說：『槍打到啦，中目標啦！』劉鳳雲說：『把他槍眼封鎖住啦！』教導員在一邊喊：『三班重機打得好！打得好！』提駁殼槍，勾了機頭，指揮突擊排往前面大山頭衝上去。

重機騰騰像打鼓，一面掩護。班長和劉鳳雲一瞰前面山頭，樹林裏着了火，連烟帶火一片，知道突擊排上去啦，很高興的。劉鳳雲說：『槍埋熊啦！』班長說：『趕快擦！』劉鳳雲趕急卸下後把手部，交給姜福武，隨時拉出火塞桿，着布擦了一把，通信員急急慌慌跑來，上氣不接下氣喊：『快來一個重機！』班長說：『趕快上槍，我們三班上去！』劉鳳雲顧不上拿刷子上油，抓起油壺往火塞桿倒點，嘩啦把槍上好。姜福武猛一扶槍筒，燙得一哆嗦，趕快搓手。劉鳳雲問：『你怎麼不扶給我啦！』姜福武伸手說：『你看手燙得要命，通紅啦。』彈藥手伊景先一步上來，摘下帽子，墊在手上，把槍扶上他脖子，帽子都燙糊啦。班長說：『快走！』大家就各拿各的東西，跟着班長跑。

山頭沒有路，又是羊鬍草，又是樹楂子，樹林子。人又鑽樹窟窿，又扎又滑又刮衣服，挺不起

腰，滿頭大汗，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下坡陡得像城牆，走一步抓一縷樹條子，一抓還扎手，就連觸溜帶跑，連摔交帶滾，往下走。礮堡裏的重機像敲鼓一樣，呼呼呼的封鎖山剎口，班長把手一壓：『姿勢放低些！』大家就弓了腰，簡直奔南山頭隱蔽着跑。上坡陡得也像城牆，大石頭一塊一塊漆黑，像箱子，像櫃子，像碾盤，像房子，長得挺高，上不去。劉鳳雲累得渾身直抖擻，嘴乾得光吸氣，七十二斤重的槍身壓得腰生疼，心思：『快點上去！』脚不做主啦，一邁腿放不下脚，直幌遊。趙春華急忙過去，把槍接在肩上。李德山下坡時就替換着扛槍身，他脚上長瘡，走路一跛一拐，一身夾襖，兩件布衫都叫汗給濕透啦，喘氣像牛似的呼呼的，胡盧胡盧說：『我的眼睛看不着啦！』姜福武說：『給我吧，這是你累的。』李德山不給，姜福武就奔過來扛上。班長取下鐵鑽想挖路，淨石頭，挖不動，扭頭說：『慢慢爬，努點力！』姜福武傳：『慢慢往上爬！』劉鳳雲也傳：『一個扶着一個爬！』班長一手抓樹條子和石頭，一手拉姜福武的手。李德山扶姜福武，劉鳳雲扶李德山，大家像火車似的，一個掛着一個往上爬。人走出山尖，像過獨木橋。山尖兩邊是陡崖，一片烏黑，蹶不見底，像大枯井，一步步走錯就要摔死。班長說：『加小心點走！』姜福武劉鳳雲也傳：『小心點！』大家緊扣着手，一步步往上爬，祇怕有一個同志掉下去。上了山頭，班長見突擊排都在前面大石坎底下爬着。大砲樓敵人的輕重機打得發狂，子溜子順山尖亂飛，槍榴彈，六〇砲在山尖亂炸，突擊排抬不起頭，班長喘氣說：『趕快架槍，封鎖他的火門眼！』劉鳳雲撲登一跪，架好槍，和姜福武把槍搬在大石頭頂上，瞞着砲樓槍眼打。班長搬住石頭觀察。姜福武跪在石頭後面續子彈。劉鳳雲定的快機，呼呼呼打了十來條子彈，敵人不還槍啦。就說：『可把你壓住啦！』班長也說：『你媽的，這回你該死啦！』姜福武也說：『尖兵上去要抓活的！』教導員在前面喊：『同志啊！你們三班打得好！打得好！』說着就指揮突擊排爬過前面大石頭，接近山尖上大砲樓啦。

班長一說拆槍前進，劉鳳雲扛槍身，姜福武扛槍腿，彈藥手扛箱子，一個扶一個往上爬。山尖上淨大石頭，旁拉淨青樹林，人累得抬不動腿，渾身衣服像洗過一樣，氣喘得不能說話，就像上城牆，眼花得不敢往下瞅，劉鳳雲，姜福武扛的東西重，大家扶的扶，拉的拉，祇怕他倆摔下去，劉鳳雲心思：『我扛得到！』姜福武心思：『快扛到架起打！』就慢慢鑽過石頭縫，抓着石塊，緊跟班長爬過去，把槍架在大石頭上。班長往前一瞅，砲樓像大水樓似的安在山頂尖，兩旁還有小地堡，轉圈是簇似的鐵絲網，外壕裏又露着影影綽綽的鋼盔，敵人的輕重機，槍榴彈，六〇砲，朝這兒打來，打得石頭直冒火星，打得土直冒烟，砰拍的震得耳朵嗡嗡響，突擊排不能前進了。扭頭一看，重機槍陣地太窄逼，人擺不開，祇有一塊大石頭可以隱身，班長說：『彈藥手快隱蔽！』趙春華說：『班長，我們隱在樹上吧！』跟前是大陡崖，黑烏烏看不到底，崖畔淨青樹，趙春華就騎在樹杈上，池洪正，李德山，伊景先幾個人就兩手抓住樹枝吊起來，像打鞦韆似的在石崖上直幌遊。柳銀河把樹枝抓折啦，眼看要掉下大溝，正好有個通信員在他跟前，就急忙扯住他的步槍爬上來。班長見劉鳳雲，姜福武抬着重機直幌，沒有勁，趕快扶一把，照護他倆把槍架到大石頭頂上。劉鳳雲一瞞，眼前直冒金星。着袖子揉揉眼，看清楚砲樓，定上快機就打。他離敵人一百多米，子彈打得砲樓拍拍響，打不進去，急得一把一把淌汗。班長說：『你瞞火門眼打！』劉鳳雲就把尺弧活動活動，瞞槍眼打。這時，天黑啦。砲樓霧氣沼沼，山上烟火騰騰，一片一片火，一股一股烟，有燒着的，有炸着的，樹林都着啦。人喘得眼流淚，直咳嗽，蹶不着目標，祇能順着飛來的紅子彈頭找敵人的槍打。劉鳳雲打一半條子彈，敵人不打啦。號一吹，突擊排就衝，這邊重機就呼呼呼掩護，砲樓太陡，又有鐵絲網和外壕圍着，像高牆似的上不去。跟前又是大深溝，一滑腳就掉下去摔死啦。突擊排爬在鐵絲網外面不能動，沒有摸過去。敵人三層火力，從上往下打，從常腰打，從就地掃，封鎖他們。班長說：『快打，快掩』

護！『劉鳳雲就連打五六板子彈，把突擊排掩護在大石頭後面，監視敵人。』

敵人不打啦。劉鳳雲也不打啦。天漆黑，風呼呼吹，四外火苗子就往跟前躡，池洪正他們下了樹，剛打滅火，重機六班就上來啦。排長說：『三班下去休息吧，你們挺累啦！』全班人說：『眼前就完成任務啦，我們不下去。』排長說：『我知道你們打得很好，下去吧，這是連長的命令。』三班長就把最後掩護衝鋒的任務交代給六班，全班人不樂意的下山了。

馬世明機槍組

前面地堡的機槍，漸漸續續往這座破爛的小院打，打到塔上，打到黍稷籬笆上，打到院裏的破箱櫃上，打得叭吃叭吃響。

組長馬世明，胳膊窩夾着機槍，側身爬到東邊那間草屋。向外招呼：『黃朝鳳，你也這麼爬。』黃朝鳳爬進來了，梁才也爬進來了。

馬世明把機槍放在炕上，順窗戶往外一看：前面砲樓底下有敵人一個崗，大搖大擺朝這看。周圍一遶地堡，一溜一溜的圍着德惠，這兒一個敵人，那兒一個敵人，三個五個，一幫一幫，往這往那亂竄。心思：你他媽大搖大擺真胆大，等一時我看好你，一槍就打死你。你要衝鋒，我跟窗戶朝外打，正好。黃朝鳳也擠着朝外看，說：這小子胆真大！梁才靠牆坐下，壓梭子。

馬世明搬了幾塊土坯，搭在窗台底下，把機槍架在土坯上，一看槍口正對着砲樓，地堡。你他媽來吧！一心思：槍眼從南打倒合適，你從東南來呢？不大好利用，他拿了小鐵鉞，照牆角挖了個槍

眼。一看，也對着砲樓，地堡，朝外打也正好。又照東塔挖了個槍眼，一蹴，地溜平溜平的，二百來米就是一串地堡，這地這麼平，你要搞這衝，你就『衝』不上來。

崔鵬飛進來了。馬世明說：『班長，你在那兒呢？』崔鵬飛說：『在大院子，我那挺機槍打不叫啦，壞啦。』崔鵬飛從窗戶朝外一看，指着樓子底下敵人就罵：『這小子他媽大搖大擺，拿棵大槍來。』他嚙嚙嚙走到外屋，拿了棵大槍，扣在窗戶上，噹的一槍，敵人弓了腰跑回樓子啦。

敵人三個五個，十個八個，朝東面走，看意思兵力往一塊集中，準備反衝鋒了。這時候，砲也圍着房子，前一砲，後一砲，攻攻的響，一炸一股黑烟，炸得屋子往下落灰，人震得腦袋嗡嗡的。崔鵬飛猛里猛實的抓起機槍，就扣在窗戶上。敵人叫房子擋上啦，看不見啦，他氣得說：『同志們，敵人可準備衝鋒啦，咱們不能同生能同死！咱們在後方挑戰，比賽，為人民立功，別忘了！』黃朝鳳說：『沒有關係，咱們堅決打。』馬世明說：『咱們堅決守住陣地，回去就能立功。』梁才拿着梭子，勁也挺足。

崔鵬飛抓着機槍不撒手，見敵人三個五個運輸，就朝外打。敵人發覺小房有機槍了，六〇砲，迫擊砲，一出口，『攻』一下，轟轟轟，三個兩個炸彈，往房前房後的落，『呱呱』的炸，震得小草房幌閃幌閃的。屋裏塵灰落在身上，臉上，槍上，人耳朵震的鈴鈴響。崔鵬飛摸起大衣擦擦臉，揉揉眼，還朝外打。馬世明也擦擦臉揉揉眼，朝梭子上刷油，刷了油上在槍上。黃朝鳳、梁才很忙的往梭子裏裝子彈。

這梭子彈還沒有打，外面就有人招呼：『從東南衝上來啦，機槍快朝東南打。』崔鵬飛跳地上，很快從東南槍眼伸去槍去。一看，上來三十多個，連三掛四就打好幾梭子，打倒七八個，剩下的像羊羣似的跑回去啦。崔鵬飛說：『打下去啦，沒有關係。』架了機槍又順窗戶朝外瞰。馬世明見槍上落

了一層灰，看不見鐵啦，猛里猛實把槍抓下來，卸開，一邊擦，一邊說：『擦好好的，擦乾乾淨淨的，你來多少也沒關係！』黃朝鳳也說：『沒關係。』梁才也帶點笑呵的意思。

敵人又集中砲朝這打，圍着房子、院子攻的比上回還厲害，正這麼響着，房子上『攻』的一聲落一砲。房子的柁也炸折啦，屋裏的灰跟烟，對面不見人。臉上，嘴裏，盡灰，鼻子眼喘不出氣，眼睛『札不拉沙』的睜不開。馬世明說：『黃朝鳳，往外瞅着，看着點。』崔鵬飛說：『沒有關係，他再衝鋒，咱把放到近前，一頓機槍，一頓手榴彈，打回他去。』都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屋裏風颼颼的，窗戶都震壞啦，房頂炸挺大挺大個窟窿，人凍得手麻酥酥的。敵人的砲還沒有停，外屋又招呼啦：『敵人又從東邊衝上來啦，機槍快打！』馬世明端着機槍就要打，崔鵬飛一傢伙奪過去，順東邊槍眼打上啦。馬世明給梭子上油，上梭子。黃朝鳳，梁才，壓梭子。崔鵬飛上了『快機』打。一連氣打三梭子，打倒了七八個，剩下的一窩一窩的跑回去了。

外屋有人喊：『又打回去啦，沒有關係。』馬世明說：『你他媽來吧！』崔鵬飛說：『來了就打，堅決守住陣地。』梁才跟黃朝鳳也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緊接着，敵人的砲打得更『歡虎』啦，三發兩發一堆落，房前房後一堆炸，你看不出晴天，砲烟像陰天雲彩似的，也看不出日頭。也像失了火冒着大烟似的，砲藥味嗆鼻子，把腦袋嗆的迷迷糊糊的。外屋人喊叫：『朝外瞅着點，監視點！』外頭也喊：『朝東監視點！』

崔鵬飛在窗戶跟前，看見三個兩個就打。外屋又招呼：『又衝上來啦，機槍快朝東打！』馬世明想：『我這挺機槍是咱們的主腔骨啦。』崔鵬飛抱了機槍就順東堵槍眼打，馬世明守着他上梭子，擦油。一連氣打兩梭子，打倒六七個，剩下的頭也不回就跑回去了。外頭，外屋又喊：『打回去啦，打回去啦。』崔鵬飛把槍伸到東南角槍眼監視，馬世明上炕從窗戶眼監視。梁才，黃朝鳳拿着梭子和手

彈盒待着。

敵人的砲比上回打得更厲害，三砲兩砲，接連連震得房子呼呼遊遊，震得人迷迷糊糊。『瓜』，房子上連着落兩砲，房子塌啦，起火苗啦，屋裏盡烟火，人炸燬啦，喘得喘不出氣。崔鵬飛說：『這不行啦，咱們撤那大院去。』馬世明說：『我拿子彈盒子。』馬世明從那烟火裏摸着子彈盒，一出門，烟灰炸得對面不見人，見不着他們啦。跑到大院，找到指導員，指導員說：『在這守着吧。』黃朝鳳一歪一閃走來了，頭上流了血。黃朝鳳說：『掛花啦。』馬世明說：『倒在牆根吧。』馬世明抱了黍稽給他枕上，說：『一時來捱架啦。』黃朝鳳低聲說：『嗯。』

馬世明拿着梭子正擦油，『瓜』的一聲，手腕一閃，梭子掉地上啦。指導員說：『掛花啦，你下去吧。』馬世明說：『沒有關係，不下去。』指導員說：『你把這挺壞機槍送下去吧，下去吧。』馬世明想：『叫我送機槍要緊，我送去再回來。』就嗯了一聲，提着機槍繞到房子北面，順牆窟窿鑽出去。砲彈房前房後還『攻』，『瓜』的炸，前面是三百來米的開濶地，敵人用槍三面封鎖，子溜子圍他身前身後，把那土和地打的直冒烟，很『蝎虎』。他想：『指導員讓我下去是掛花的原因要緊，送槍不要緊，這時候好好一個人，他不會讓拿着槍下去的，我送了槍還回來。』他有時弓着腰，有時打着滾，有時站起來跑，一直奔到指揮所。

他見着教導員，解釋道：『我是八連一排機槍組的，不是我自個下來，指導員叫我送槍來的。』他沒有說自己掛花。

教導員叫他進了屋，問了問前面的情況。馬世明說：『我回去。』教導員說：『同志，吃點飯吧，休息吧，別去啦。』馬世明說：『不吃，走啦。』通信班長就擋住他。

馬世明坐在鍋台上，急得很。一心思：我這組人也沒啦，別的同志也有掛花犧牲的，在後方又提

出挑戰，比賽，立功啦，這時候不幹還等多時幹哩？幹！堅決和他幹！他皺着教導員不在了，像個小偷似的，從房子後面，溜溜蹦蹦的跑出屯啦。溜平地，大天白日，日頭挺高，兩三面子溜子嗖嗖的，圍着身前身後，土打得直冒烟，地打得直冒烟，他又弓腰又打滾的回到陣地上。

馬世明說：『指導員，我回來啦，槍送指揮所啦。』指導員說：『怎麼你又回來啦！』馬世明說：『花不重，不痛。』心思：怎麼不痛，肉打了挺大一片還有不痛的！指導員說：『對，在這守着吧。』馬世明說：『我使傷號的步槍，手榴彈，子彈。』就到犧牲同志的身上，解下子彈手榴彈披上，提了步槍，站在牆缺口往外監視。

牆外糞堆後面，倒着個大個子，身上盡是血。一細瞅是崔鵬飛。崔鵬飛抬頭看看指導員又看看馬世明，慢慢的擺手。敵人的砲還是不停的打，子溜子一嗖一嗖的很密。指導員說：『這陣不行，他在那邊打不着。』馬世明想：『子溜不密時候，我和指導員架你去。』這時候崔鵬飛擺着手喊：『指導員，我犧牲了的話，追認我是正式黨員吧！共產黨萬歲！……』

英雄排長——朱世標

他是我們部隊中一位有才能的青年排長，七年的軍人生活中，他扛過四個月步槍，攆過六年雷綫和電話機，正式下連還是去年八月開始的。別人都熟悉他在砲火中架綫收綫的英勇故事，但是朱世標生性樂意打仗，歡歡喜喜被調到六連當班長了。

他知道自己缺少戰鬥經驗，要求當戰士，教導員說：『祇要你勇敢，經過幾次戰鬥就好啦。』朱

世標推諉不得，低頭想：『那就幹吧，要幹就得幹好！』那時部隊還在練兵，朱世標領導一班人練投彈，擺散兵，練得臂發腫，膀骨發酸，晴天野外練，雨天在屋裏弄一堆泥用拳頭錘，人們時常見這位黑麻臉，矮個子班長，光着臂，張開一雙大黑眼，汗淋淋跑來跑去喊口令。他把一班人教練以後，又仔細看別的班的動作，指揮，常和本排的班長們交談戰術。有時，他約結幾位班長，共同假設情況，一道看地形，一道佈置隊伍。有時，他自己假設情況，佈置一班人，請別的班長們參觀，批評。兩個月的時間，他初步弄通了三三制戰術，連裏假設下來情況，他能確當的把這一班人擺佈開。全國軍事大競賽，六連數第一，在六連，朱世標這個班數第二。這時，朱世標的名字傳播全團，他本人的工作得到表揚。

十月間，冬季戰役攻勢開始了。朱世標把自己作為軍事地理的學生，沿路的房子，大院子，和山嶺窪坡，舉凡什麼地形，他都要仔細看，仔細想：白天發現敵人怎麼打？夜間怎麼打？該從那裏突破？一到駐地，他總注意連長，怎樣佈置警戒？怎樣配備火力？後邊的部隊在發生情況時怎麼樣應付？儼然有一付指揮員的頭腦。

陽曆年初，一個江南的風雪天，焦家嶺的敵人高高地守着幾座房子，把我們的部隊封鎖在一片平坦的禾稼地不能前進，朱世標就在這次血戰中受到嚴重考驗，立下頭功。——風雪中，朱世標光穿件小棉襖，雙手凍白了，但還端着槍，在敵人火力掃射下，一面往前觀察，一面掌握戰鬥小組猛往前穿。他領一組在頭裏跑，扭頭見二組拉後了，就喊：『一組掩護，二組前進二十米！』二組趕上來，臥在平地，朱世標見不是地形，趕快叫二組移前來，和一组在二道菱坎後隱蔽。他們祇離敵人八十米，敵人從高往下打，又是六〇砲，又是機關槍，壓得他們不能抬頭。朱世標在彈火中探頭觀察，敵人一跪，他知道要打槍，就趕快爬下。槍聲響過，他又探頭觀察，抽空就組織一班人打排槍。他這個

班的任務是抗擊，敵人到底沒有衝上來。傍黑天，朱世標又探頭觀察，『嗤溜』一聲，從額上穿過一顆子彈，他眼花了一下。一摸，穿起個大疙瘩，流開血。關琪說：『班長，你掛花啦，下去吧！』朱世標說：『我不能下去，還能觀察。』又領導戰士打一陣排槍，朱世標又探頭觀察，腦後『噹』——一下，就昏過去了。醒來時，朱世標頭疼，眼花，滿臉淌血，渾身凍得發麻，朦朦朧朧見兩個戰士還在土坎這面堅持陣地，敵人也沒有了動靜，就往脖子纏條毛巾，連軋軋帶滾下了山溝……。兩個月以後，朱世標的頭傷還沒有合口，又想起打仗來，硬出院回了部隊，迎接他的是營長手裏那顆光彩耀眼的銀牌——總部發給他的英雄獎章——和團裏提升他當副排長的委任令。

朱世標不好意思把他的英雄章掛出來，他心裏明白，這是上級鼓勵他，鼓勵大家。對於他來說，把戰術提高一步是首要的，他要變得更靈活更勇敢些。記得焦家嶺戰團中，他光知道叫戰士擺隊形，不知道迂迴，孤胆，對於這一戰術的掌握與運用，他在五十多天的夏季攻勢中，得到了實際試驗，取得了勝利，益發提高了他的指揮才能。譬如七月初金匠溝攻山戰團，四班攻下一個山頭，朱世標就指揮五班從側翼繞過去，担任警戒。他隔着一個山頭觀察，見少數敵人在山上掩護，大部沿溝塘向後跑，趕快搶過機槍，朝溝塘猛掃一陣，敵人亂成一團。這時，朱世標自動帶領五班向溝塘壓下去，協同四班把敵人趕到金匠溝。其他太平嶺追擊戰，三十八道窪子堵擊戰，每次都機動勇敢，正確指揮，使部隊保持着飽滿的戰鬥情緒和高度勝利信心。最近，朱世標又昇任排長，再次記了大功。戰士們說：『排長指揮具體，沉着機動又勇敢，當個英雄可不簡單呀！』指導員有神采的說：『那傢伙打仗真衝，恨不得馬上接近敵人，把敵人吃掉，真老虎一樣！』一說戰團，特別高興，就像小孩兒過年。他戰鬥經驗不多，指揮可漂亮，戰士都對他沒有意見。『這對朱世標排長是一個生動確高的鑑定。』

戰鬪組長的榜樣

吳振榮戰鬪組跑得真快！指導員一說衝，吳振榮就領上單爲宗、唐祥元猛跑。吳振榮喊：『隊形散好！』他倆就一分兩邊。吳振榮喊：『手榴彈準備好，刺刀上好！』他倆就一手持槍，一手解炸彈。吳振榮一回頭，別的班拉在後面，雪纏得跑不動。『咱這個組猛衝，訂的那計劃要實現！』地上雪挺厚，人跑着打滑溜，鞋黏上雪，更打滑溜，跑不動，累得渾身出汗，臉上汗珠子一把一把淌。吳振榮喊：『使擦臉布擦擦汗。省得汗流在眼裏，眼砂的慌！』他倆趕快擦擦汗。吳振榮喊：『一擦汗，眼睛亮啦，看敵人看得遠啦。』他倆說：『清亮啦，清亮啦。』一跑到半山坡，聽得槍打得撲通撲通的，子彈嗤嗤的鑽到雪裏。吳振榮一看，山頂上敵人端衝鋒式往下打。吳振榮喊：『咱打槍！』三人打了幾下排槍，山上就喊：『繳槍啦，別打啦！』吳振榮喊：『繳槍不殺，優待你，我們是寬大政策！』他倆也喊：『繳槍吧，優待你！』吳振榮喊：『遠的給你拿盤纏錢，近的也給拿盤纏錢，願幹的幹，不願幹的送你回家！』山上又喊：『俺繳槍，別打啦別打啦！』就走下一個人來。山上又喊：『打！打！』一個戴黃帽頭的，穿得小軍裝，在那兒指畫，他的兵就又臥下打。吳振榮氣得撲通撲通地心跳：你們使詐降計，假繳槍哩！『咱也打！』三個人站下打幾槍，不頂事，山上火力很密，掃的地皮觸溜觸溜的。吳振榮喊：『趕快臥倒！』三個人撲拉都爬在半山坡。

吳振榮扭頭說：『把槍來豎到前頭，瞄着點！』他倆就端槍瞄着打。吳振榮說：『打不着的話，就跪着或站着。』敵人一換梭子，吳振榮就站着打，他倆也站着打，山上敵人偏着頭，害怕。

後面有人喊：『敵人動搖啦。』接着，號音地地答一響，吳振榮麻溜跳起來：『準備衝鋒！』帶着他倆就往上衝。敵人調轉槍打二排長，吳振榮跑了幾步，丟個炸彈，把敵人打死，一口氣衝到山頂，他倆也跟上來啦。

敵人直溜的往東跑，吳振榮他們追着打，打倒七八個，剩下的都趕進了城子街。

指導員找到吳振榮，指着山下的銅匠溝說：『你這個組在頭裏，一定拿下這個屯子來！』吳振榮往下一看，敵人從秫稻樟，小樹林，過來過去的。媽的，真大胆，連塊『蔭身』也沒有！扭頭就說：『咱往那裏衝！』三個人擺開燕撒翅隊形，一陣風的跑下去了。

跑的跑的，山下敵人迎頭就朝他們掃射，槍聲呼呼的，子溜嗤嗤的，身左身右子彈落得很密，打得雪冒氣。吳振榮一看不好，喊道：『咱們組交互前進！小唐，你前進二十米！』小唐曲溜拐彎的往前跑，他倆就朝敵人打槍，掩護他。小唐一臥倒，吳振榮也曲溜拐彎的往前跑。單爲宗一上來，小唐蹦起來又跑，吳振榮喊：『小唐，前進八十米，往墳那兒去！』便一個一個去了墳那裏。

他們插到敵人側面，從一片窪地往房子偷摸，敵人一發覺，輪起衝鋒式就掃，把吳振榮的棉衣棉褲打穿幾個洞。吳振榮一手托地，側了身，扭轉頭：『不要害怕，猛衝到牆跟繳槍去，『決心手冊』要實現啦！』說着就往起一跳，猛衝幾步，向院裏連打兩顆炸彈，借着炸烟衝到屋牆跟。『繳槍吧！我們優待！』吳振榮一喊，敵人就在院裏亂說：『你辛苦啦，你辛苦啦！』吳振榮說：『趕快把槍放下！』三十多敵人嘩嘩啦啦的把槍撿下，扎起手來。

吳振榮扭頭說：『你倆守着缺口，我進去搜索。』便跳進院子，收拾了一堆武器出來。他倆樂得偷笑：媽的，新一軍這麼熊，猛衝他跟前就繳槍啦。

第二天，吳振榮戰鬥組衝進城子街，他三人貼牆根往前跑，吳振榮不斷說：『咱們一個搜索，兩

個在外面，進去先吓唬吓唬，不要啞吧進！」單爲宗說：「我去。」唐祥元也說：「我去。」這時，北邊敵人往南掃射，槍很密，後面部隊還沒有衝來，吳振榮趕快領了他倆，單個穿過十字街，繼續搜索。他倆插在門兩邊，吳振榮進去喊話，搜出二十幾個敵人。

他們往北一插，看見地堡那兒站了一羣敵人，有三十幾個。吳振榮說：「你倆上前面那條小溝隱蔽，準備好！」他倆很快下溝啦。

吳振榮站溝喊：「繳槍吧，我們優待你！」他倆在小溝裏也喊：「繳槍吧！我們優待俘虜！」喊的喊的，敵人都嚷嚷：「不打啦，我們繳槍！」吳振榮便從當中去，叫他倆從兩邊去。

一個掛望遠鏡的紅臉，抓住吳振榮的手，笑着說：「你可辛苦啦。」吳振榮說：「應當的，爲了人民應當辛苦。」紅臉不做聲了。

吳振榮給他們講了一會俘虜政策，紅臉就從大衣兜掏出炸彈，丟在地下。轉身招呼：

「你們都把炸彈掏出來，捺到地下！」他們笑嘻嘻的說：「今兒可解放出來啦！」霹靂兵拉的都把炸彈捺地下啦。

後面幾個地堡還有敵人，一位排長幫助吳振榮喊話了。排長喊：「不要打了，都繳了槍啦，出來吧！」吳振榮喊：「快出來，我們優待！繳槍的是好朋友！」敵人從地堡出來了，有四五十。

吳振榮他們押着一羣俘虜往回走，組員都歡喜。他倆說：「今兒咱們可逮到漿（蔣）的啦。」吳振榮說：「咱三個算不賴。」

機槍手張成純

當院落了一個飽彈，『攻冬』一聲，炸得院裏像陰天，霧霧沉沉。爬在南大門邊的張成純，用手撲拉下臉上的灰，睜開眼，看見劉慶祥脖子往外淌血。張成純喊：『劉慶祥！劉慶祥！』連着叫了七八聲，他光瞪眼珠不動了。張成純急的滿頭汗，趕快爬起來，提了機槍，跑到指導員那兒。『指導員，劉慶祥犧牲啦。』張成純說：『我一個人顧了打顧不了壓梭子，顧了壓梭子顧不了打。』指導員說：『你把機槍擱在牆洞子那裏監視敵人，我給你壓梭子。』張成純掏出八個梭子，指導員全給壓上子彈。指導員說：『你堅決在這裏守，敵人來你就堅決打。我拿幾個手榴彈，上東北角監視去。』張成純說：『祇要我不犧牲，就堅決在這裏守，你放心吧。』

張成純從背兜掏出梭子。一看，上面盡灰土，他弄塊布擦擦，淨盡啦。尋思：把梭子擦乾淨了，祇要是槍不出故障，就打得你上不來。他爬在牆窟窿，一看，槍也怪髒，盡包的灰。一拉門，大腔裏頭盡灰，槍筒裏頭盡灰。他把後座的機尾抽出來，拿下活塞桿，掛兜掏出塊布來，擦淨機尾又擦槍筒，把槍擦得錚亮。心思：『把機槍擦乾淨了，槍不會出故障，你無論上來多少人，我要把你打下去。』他把槍架在牆洞，爬在雪地往外看。前面二百米遠，一連串地堡貼地皮張着眼兒，樓子排了五六個，敵人正從地堡往樓子運動，四五百一個，四五百一個，有抱砲彈的，有抬砲的，有扛機槍的，想衝鋒了。

張成純把梭子摘下來，用刷子上了油，又爬下。正往前看着，聽得『登楞』好幾聲，連着來了三

砲，頭一砲落到他身後，第二砲落到身左，第三砲落到身右，把他炸燬了。他知道敵人打排子砲是想來衝鋒，就爬在那裏不動，還是向前面監視。他附近一連氣落了幾十砲，他沒有動，心思：牆洞外有墳堆和小房子，你一定是從這邊反衝鋒，我要在這裏等着打你。

院裏炸得到處盡烟，柴火炸着了。敵人也乘烟氣來衝鋒了。

張成純用手擦擦眼上的灰，一看，敵人上來好幾十個，離他只四十多米。敵人是兩路，隊形很密，張成純一梭子彈打倒他八九個，敵人退下去了。他想：我遠了不打近了打，你隊形密，我就連發，隊形稀，我就單發，反正不讓你衝上來。

槍又響了，張成純顧不得大擦，找塊布條，纏上小指頭，擰一擰耳朧，再卸下梭子上點油，又爬着往外面監視。

敵人又打砲了，頭一砲打到他身左，離他五六步，他罵：造你媽，這一打砲又是找我這挺機槍！提了機槍就跑，挪到東南角隱蔽。

他一走，連着在牆洞那兒落了三砲。他又罵：造你奶，你找我這挺機槍，我不在這啦，挪地方啦，你打吧！說着，又連着往那落了十幾砲。以後，不打砲啦，張成純又罵：造你媽媽，你不打啦，想來衝鋒啦。你不打我就回去。他又提了機槍回到牆洞那兒。

他爬着往外一看，敵人真來啦。三十幾個人，分三路，隊形很密。心裏說：你打砲沒有找着我，你又向我衝鋒啦，我還在這裏打回你去。看看三四十米遠了，敵人在外面喊叫。張成純見敵人都站着往上跑，沒有隱蔽，趕快把槍搬到「快機」上，一梭子又擦倒他十三四個。

前面剩下的十幾個敵人不敵衝了，祇見他們頭上舉的槍，打着滾往後退。張成純樂了，說：你又叫我打倒十幾個，不敢向我衝鋒了。很快又上了一個梭子，又把槍搬到「快機」上，又一梭子打傷他

兩三個。敵人滾着繞過房子，向東面地堡跑，張成純又打了十粒子彈，敵人又倒下一個，那幾個吓得趕快跑進地堡。

接着，「攻」「攻」「攻」連來三砲，都炸到張成純一左一右兩三步，最後一砲離他一步遠，機槍叫砲彈皮碰倒了，他爬在烟土，頭老覺得沉。過幾分鐘，緩過來了，耳朵也不嗡嗡響，眼睛也不朦朧了。他覺得頭上往下流水，發汗啦，用手一擦，好像是漿糊，有灰有泥的，一看，是血，才知道掛花。

這時，院裏到處落砲，張成純趕快提了機槍，弓着腰跑向西南角找指導員。指導員正爬在牆根防砲，看着張成純臉上有血，就問：「你怎麼着啦？」張成純說：「我掛花啦。」指導員說：「不礙事吧？」張成純說：「不礙事。」指導員說：「疼你就下去。」張成純說：「我這又不是打了胳膊打了腿，不能走。打了腦袋，找點棉花，窩點土，就不淌血了。敵人來還能打，祇要不死，我就堅持這個院子。」指導員說：「好吧，敵人再衝上來，咱把他打下去的時候，不立他兩大功，也得立一大功！」張成純說：「爲人民立功，死也是光榮的，我死也要立功！」說罷，張成純抓起一把土灑在傷口上，又從大衣上撕下一塊棉花，窩在頭上，再戴上血糊了的帽子，爬在牆根，和指導員防砲。指導員問：「你餓嗎？」張成純說：「不餓，一天兩天不吃東西沒關係。」指導員說：「快黑天啦。咱們家裏烙的餅，敵人砲打得密，送不來，再堅持幾個鐘頭，黑了天，增援隊就來換咱回去吃飯啦。」張成純說：「在關裏打仗，兩三天不吃飯是常事，一天還走一二百里，這算什麼。」指導員說：「你好，你的堅持性好，沒有比的。」張成純不做聲了。

敵人的砲不打單發，又打排子砲了。院裏盡烟，屋子打着啦。打了二十幾砲又不打啦。指導員說：「咱上東邊牆窟窿去吧，敵人不打砲，又想衝鋒啦。」張成純說：「走。」指導員提

了機槍，張成純拿了梭子，走到東牆窟窿。一看，敵人分三路，隔着五六十米上來啦，隊形比頭兩次稀點。一個官卡了匣子槍，喊：『不往上衝槍斃你！』當兵的走得慢，不敢往上衝，那個官罵着，槍逼着他們往上衝。張成純說：『你來衝到近前，保險一梭子就把你打退了。』指導員說：『你看他那當兵的，叫咱打得害怕啦。』說着說着，敵人來近二三十米了。指導員說：『你壓梭子，我打。』張成純說：『我給你定個『快機』，手指頭摟住扳機不要動，多打倒他幾個。』指導員一撲火，二十粒子彈連着出去了，敵人撲楞撲楞打倒四五個。

二十幾個敵人，爬在地上，往前滾的，往前爬的，還要往上衝。張成純又上一梭子，指導員又打倒他兩三個，敵人滾着往後退了。指導員高興的說：『張成純，趕快拿梭子上油，再上一梭子！』張成純又上了一個梭子，指導員又打一梭子，把敵人又打傷兩個。剩下的十多個敵人，又舉着槍，打着滾，退下去了。

敵人又開始打來排子砲，打着門樓，打着房子，滿院盡烟，盡火。張成純早已提上機槍，到西南角牆根防砲去了。砲彈一直往東牆窟窿落，炸一個又一個，張成純罵道：『媽的，有砲彈你打吧，我挪了地方啦，你找不着。』

小周和班副

新戰士周鳳桐，個子不高年紀小，心靈，記性好，人都叫他小周。小周在家給人家放豬，放馬，扛半拉活，又當『小打』。一小沒有父母，親人就一個叔父。頭年，他家分一垧地，小周就不樂意當

『小打』啦，情願『參加』。一到三連，他就跟班副趙俊廷編一個組。班副問他會擦槍不，他說不會。班副把小周的槍卸開，說：『我擦，你歇着。怎麼卸，怎麼上，記住！下回你好擦。』小周在跟前瞅着，班副上一件，他歇一件，都記住啦，班副問他會壓子彈不，小周說不會。班副說：『我告訴你。』拿起槍就壓，壓上又掏出來。小周在跟前瞅着，記住啦。班副問他會打槍不，小周說怎麼不會，推上子彈一撲火就響啦。班副說：『會打可得瞄着打呢，不瞄你往天上打嗎？』小周不哼了。班副問他會打手榴彈不，小周說不會，班副說：『我告訴你。鐵蓋擰開，鐵圈掛小指上，一撒就響。』小周記住啦。以後，班副教小周瞄準。班副畫上靶，瞄完叫小周看。再把槍一活動，叫小周瞄。小周一瞄就歪，班副給他正過來，完了再叫他瞄。班副教小周瞄三角，小周一瞄瞄不一塊去，班副又教他。班副教小周刺槍，小周在屋先學邁步插腰。班副拿起槍先刺，小周在跟前瞅着。小周刺不好，班副正他的腿，胳膊和手。班副說：『咱們演習三三制戰術。』小周不懂，搖頭。班副搞鉛筆在紙上畫圓圈，說：『這是你，這是我，你走這兒住下，我再走。』小周不懂，糊塗啦。班副抓把豆粒在炕上攤，這個豆粒送那兒，那個豆粒送這兒，送完了說：『送這是前三角，送那是後三角。』小周心裏亮堂啦，這回記住啦。班副見小周不認字，問他學字不，小周說學。班副就拿報紙，拿『十大公約』本，一天教他五個字，兩個月時間，班副見天教，小周見天學，越學越愛學，什麼都會啦。小周感覺班副比親哥哥還親。

那天，日頭一落，部隊在門口站隊。班副把小周招呼一邊，說：『今黑打仗，咱們是突擊班，你害怕不？』小周說：『害怕啥？戰術都學好啦，槍會打啦，手榴彈會放啦，我跟着你怕啥呢！』班副說：『你不怕，跟着我就行。』

走到狄家窩堡屯東，對面槍打的蝎虎；電光火噹噹的亂飛，部隊爬下。

小周側臥着一爬，揩着的菜盒子竄到頭上啦。小周扭頭問：「班副，菜盒子老往前面跑，怎麼辦？」班副說：「解下來，揩着，緊點結子。」小周解下來，替另揩上。

對面打來個照明彈，照的地通亮。小周看着电子挺齊緻，想站起看看。剛一跪起，班副扒拉他一下，說：「快爬下，看雷光火打着你。」小周趕快爬下啦。班副跟小周爬一起，在地上畫三個小地堡，小聲說：「這是咱們突擊班，一組拿這個，二組拿這個，咱們拿這個。拿下時候不要動，堅決守！」小周說：「我也堅決守。」

部隊往前運動啦。班副說：「看住頭裏那組，別失掉連繫。」小周說：「看住啦。」運動一會又回來啦。小周說：「怎麼咱不打呢？」班副說：「不要着忙，佈置火力呢，上級說不要犯急性病。」小周往身後一摸，手榴彈拿不出來，就問班副：「大衣穿外頭不行，手榴彈拿不出來，穿裏頭行嗎？」班副說：「行啊，趕快穿。」小周脫下大衣，解開子彈袋，摘下手榴彈，又穿上大衣。「班副，子彈袋那鈕兒解不開？」班副說：「你隔一個解一個，要不丟子彈呢。」部隊往前運動，對面子溜子嗤嗤亂飛。小周說：「我打槍吧！」班副說：「沒命令不準打。」部隊又轉回來，爬在砲大後沿。小周說：「怎麼又回來啦！又不打啦！不給咱任務是怎麼的？」班副說：「你沒看着調砲嗎！」小周說：「咱在這邊，砲在那邊，有啥關係！」班副說：「衝鋒道路還不好不行！」小周知道啦，不做聲啦。

突擊班又一人領一排「手榴彈，小周連班副的揩上，班副有衝鋒式，怕他帶不了。突擊班運動到前面爬下，小周一點不瞞，想起衝鋒。問班副：「上刺刀行嗎？」班副說：「行是行，怕你拿不動。」小周說：「拿動了。」就上好刺刀。小周又問：「手榴彈蓋擰下行嗎？」班副說：「行，行，怕給掛響了呢。」小周說：「我給那鐵圈咬扁扁塞住啦，掛不響。」小周擰開手榴彈蓋，又問班副：「揣大衣兜一掛行嗎？」班副說：「行，怕你揣不住，不丟啦嗎？」小周說：「大衣兜很深，丟不

了。『班副問：『你凍腳不？』小周說：『不凍。』心思：你也沒有靴襪，我也沒有，現穿不韋韞啦。班副說：『你盡胡扯，還有不凍腳的。我穿棉鞋還凍腳，你穿夾鞋能不凍嗎！』小周故意說：『你棉鞋可濕，我夾鞋可不濕呢。』

走到坑塘埂跟前，停止了。小周看着前面房子很近，一溜黑。問班副：『不是在這衝鋒嗎？』班副說：『在這衝鋒。一會衝鋒你可跟上。』小周說：『跟上了。』班副說：『你跟着我呀！我這衝鋒式打完了彈你給我壓梭子。』小周說：『能給你壓，我壓得還快。』班副說：『你盡胡說，我有勁還壓不快，你能快嗎！』小周說：『急眼就能壓快啦。』

炸藥組上去啦。班副說：『準備衝鋒，你跟頭裏那個，三角隊形擺好。』小周說：『跟上了。』前面轟的一聲，炸得烟很大，烏黑一團。班副一說衝，小周就上旁邊擺隊形。班副說：『不行，擺不了啦，交叉火力正打着，各個前進吧。』小周說：『你等會，我先跑。』就彎腰穿着跑，跑到缺口停下。一回頭，看見班副，小周問：『不是叫你等會跑，怎麼你跟上來啦！』班副說：『你不用管我，我好看着你。』

進缺口啦，院裏敵人亂跑，牆角砲樓敵人往屋裏打槍，子溜子響的。班副小聲說：『小周，快下！』小周趕快跳下窗台，貼牆站着。一個敵人正往這兒跑，小周一擺手，不叫班副下來，班副就站在屋裏打衝鋒式。看看敵人跑近了，小周端着槍一跳脚，喊道：『繳槍！』敵人楞住了。小周一槍打着他。那傢伙哎喲一聲，乍着胳膊往小周跟前撲，小周說：『你這麼頑強嗎？』就一閃身，閃到一邊，那傢伙撲空窩倒門後啦。小周跳上前，看他還叫喚，奪了他的槍。班副下來了，小周問：『子彈袋解下來不？』班副說：『不用解，等會再說，快往前運動。』小周說：『走，我跟上你。』跑到西下屋門口，班副站在左邊說：『你站那邊。』小周就站在門右邊。班副往裏打衝鋒式，喊

口號啦。繳槍不殺，優待俘虜，屋裏不做聲。班副說：『打手榴彈！』小周抓住手榴彈說：『我打。』打頭一個，裏頭沒有動靜。班副說：『再打。』小周又打一個。屋裏招呼：『別打啦，繳槍。』班副說：『快出來！』小周端刺刀說：『一個一個拍巴掌出來！』出來四個人。小周找不到路，班副說：『小周，我送你房，你看住那個砲樓，別讓他出來！』小周說：『看住了。』就往砲樓那兒跑。班副招呼：『小周，別往那兒跑。』小周就轉回來。班副告訴他：『你身子貼牆，眼睛往那瞰，看着他別跑了就行。』小周就趕快貼牆站着，往那兒瞰。

班副回轉，跟小周說：『咱倆拿那個砲樓去，我上那邊跑，你上這邊跑，我站那邊，你站這邊，看我怎麼跑你也怎麼跑。』小周點頭說：『是。』

小周看見班副彎腰穿過去啦，他也彎腰穿過去。砲樓敵人朝外打槍，打得高，打不着他倆。班副從門裏打衝鋒式，小周從門裏打手榴彈，樓子上槍也不打啦，下邊也沒有動靜啦。班副說：『算解決啦，咱倆可不能搜索！』小周說：『怎麼不能搜索呢！』班副說：『咱倆不能進去，要是外邊來敵人堵住門口不糟啦嘛，咱們在外頭守着。』

部隊向東院發展啦。班副說：『小周，咱倆在頭裏，你跟上！』小周一拍大腿，說：『你走吧，我要不犧牲，決意跟上你！』班副一笑，說：『跟上我好！』倆人就跑啦。跑到東下屋，班副站門北，小周自動站門南。班副往裏打衝鋒式，小周跟着也打槍。班副招呼：『繳槍不殺，優待俘虜！』屋裏不做聲。班副說：『打手榴彈！』小周抓出手榴彈說：『我打。』『嗚嗚幾下，八個敵人乍着手繳槍啦。』班副說：『我送你房去，你看着東南那個砲樓子，別叫他跑了。』小周說：『看住了。你走吧，快回來！』班副一走，小周就在牆角，隱蔽着身體看砲樓。

順砲樓跑出個敵人，彎着腰提着衝鋒式上北跑，個子矮實，跑得很慌。小周端好槍，看住他，一

跳脚就喊：『繳槍！』對面說：『我連部的。』小周問：『你他媽那個連部的！』他說：『我是五連連部小白。』小周喊：『他媽小白，小黑也得繳槍！快點！』他過來啦，毆小周，小周心思：我着刺刀扎你，你穿的很厚，我跑的挺累，怕扎不進去，我拿刺刀砍你！就揚起槍，照他拿槍的胳膊砍下去，小白哎喲一聲，沒有扔槍。小周喊：『槍給我扔下！』槍就扔下啦。小周喊：『把梭子給我！』梭子就摘下啦。班副一回來，小周說：『我把小白抓住啦。』班副說：『我送去，你還在這看着。』

小周貼牆根看着，砲樓又出來兩個敵人。小周心思：這回得趁早兒打啦，不能像小白那麼好抓啦。輪起衝鋒式就打，敵人打回去啦。小周聽見班副在西院招呼繳槍，招呼幾聲就聽見打槍，心思他把敵人抓住啦。待一會，班副還沒有來，小周心裏發急，就貼牆根招呼：『班副，班副！』招呼幾聲，他也沒做聲，小周又招呼：『班副！班副！』這時，西邊有人說：『班副掛彩啦！』小周往西一看，一個人在地上躺着，就不招呼啦，小周急忙告訴排副砲樓還有敵人，排副就把砲樓拿下來啦。

小周提着槍跑到班副跟前，彎腰瞅着他，大聲招呼：『班副！班副！你掛彩打那兒啦！』班副不做聲，天氣黑迷糊眼的，小周也看不清楚他的臉兒。又招呼幾聲，班副還沒有做聲。小周用手摸了摸他的頭，滾熱，滾汗。心思：這是掛花疼的出汗啦。小周一下蹲在他跟前，解開他的鈕兒，伸手摸一摸他的胸脯，熱火的，還跳呢。摸了一手血。心思，這是掛重花打瞭啦。小周爬他臉跟前，摸着他的頭又喊：『班副！班副！』一聲比一聲大。班副挺長的哼了一聲，小周嚇了一跳。心思：這一定是掛重花打瞭啦。又伸手摸了摸他的胸脯，不跳啦。小周心裏說：這是把你凍的，我攆你回屋去。小周又攆着槍站起來，扶他的肩膀，挺沉，沒有扶動，就叫了一個人和他抬。那人抬他的腿，小周扯住大衣抬他肩膀，一節一節的走，直打棍。一邊走一邊招呼：『班副！班副！班副！……』

抬進屋來，小周還班副班副的招呼。屋裏有燈，二連幾個同志問小周：『你幾連的？』小周說：

『三連的。』二連同志說：『你真二虎，傻了似的，那不犧牲啦嗎，你還招呼他幹啥！』小周一聽，又看看班副，班副耷拉着頭。心思：我就是不信服你犧牲！就把班副放在外屋，趕快上裏屋搜索。

小周找着個電棒，一捏就着啦，鉅亮鉅亮的。心裏說：班副，我捏着燈再瞅瞅你。一瞅，他臉漆青啦。心思：班副犧牲啦。就氣呼呼的說：『這不是你國民黨打的！』又心思：班副沒有犧牲，這是電棒照的不是色啦。自個唧唧噥噥的說：『班副，咱倆拿了一個砲樓子，還沒有搜索，我得去看看有槍沒有。』說着就走出屋子。小周一邊走，一邊心思：班副，你沒有死！這都是你教給我打槍，瞄準，放手榴彈啦，隊形啦，要不然我還會打嗎！

小周貼砲樓牆站着，用電棒往裏照。一看，有人爬着，這一個，那一個。細瞅，看着血啦，都叫打掛花啦。小周走進去，抓起一挺機槍，很樂和。一看，梭子沒有多少，就捏着電棒找梭子。以後，他手提機槍，跑到屋裏，站在班副跟前，高興的說：『班副，機槍拿回來啦。』班副不哼。小周又說：『班副，機槍拿回來啦！』二連同志在一邊唧噥：『你瞧那小活寶，他班副犧牲啦，他還跟他說話呢。』小周沒有理他，還是說：『班副，機槍拿回來啦！班副，機槍拿回來啦！……』

明天啦，部隊要離開那兒。臨集合前，小周攆好一支衝鋒式，兩支美式步槍，手提上那支三八大蓋，走到班副跟前，心裏說：『我到底兒看你犧牲沒有犧牲！』小周蹲下，摸摸班副的頭，冰涼。又伸手摸摸他的胸脯，也冰涼。小周的心像『折了個兒』似的，肚裏的腸子像割半截似的，心酸啦。小周氣得渾身打戰，說：『班副，一會兒扭架就來拾你呀。我忘不了你！你教給我打槍，放手榴彈，戰術隊形，教給我學字，我對付着能打仗啦。看見國民黨我就把他打死，給你報仇！』

『小打』即打雜。『替另』即重新。『一掛』——三顆炸彈爲一掛。『二虎』即傻。

搶救英雄登科

四月初一個雨後晴天，我參加了二七部隊的慶功大會。這天正進行典型報告，給我記憶較深的，還是搶救模範登科。

登科歪戴着皮帽，瘦嶙嶙的身個，穿一套油膩膩的大號棉衣，彎了腰，跑上主席台。他剛把右手擺在帽沿邊，滿院功臣就拍着巴掌笑開。相主任指着他向台下笑說：

「你們看他像什麼人？」大家就嚷嚷喊喊的：

「炊事員，炊事員！崔兆臻嘛！」

「登科，登科嘛！」

「對了，搶救模範登科！大家聽他搶彩號的故事吧！」相主任往後退了幾步，台下掌聲爆響，登科黑黝黝的臉兒紅了，滑溜溜的大眼睛，直往一旁看。

「花呢？咋沒有給他戴上？」功臣們正在場裏咝咕，劉指導員手拿一朵又紅又大的鮮花，穿人縫奔上主席台，急急慌慌掛在登科胸脯上。恰在這時，攝影師手裏的「娛姆」，嚙嚙嚙響起來，七斤半的娛姆，伸出小小的脖子，直端端對着他。他楞眼了，會場也靜下來，定了定，人們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

「登科上電影了！」

「登科真不平凡呀！」人們嚷着，笑着，又拍開巴掌，登科也才喘過一口氣，連說帶笑，連比劃

帶跳的，開始給大會做報告。

三下江南的時候，登科（崔兆臻的乳名）跟着部隊在大風雪裏行軍，他把背包，油鹽担，捆綁在耙犁上，一個人拉上七八十斤重的耙犁，無日無夜的走，部隊走多快，他走多快，棉衣汗透了，落了滿身白霜，累得他腿肚發軟，腰酸肩痛，別人扯住繩套要替他拉，他不答應：「走你的，我不累！」一氣就拉到江南，拉到城子街外。他挺高興，戰鬪一打響，有了彩號的話，耙犁就在他手裏，第一個跑上火綫搶傷號的，那就是他了。

等着等着大砲響了，部隊散開在雪地上往城子街衝鋒，他在嶺下看得眼熱，同志們衝得多猛呀！忽然前面有人喊：

「有彩號了，來打架啊！」登科向身邊的夥伴擺了擺頭：

「你們等着，我去！」就拉上耙犁，彎了腰直往前跑，對面來的槍彈打的雪嘩嘩響，他顧不得隱蔽，一口氣把傷員拖了下來。

以後，槍彈越來越緊，他不能冒失了，胸脯貼緊雪地，一爬一拉的把耙犁帶上去，攔腰把傷號抱在上面，趕緊往回返。這時候，他的工作真困難啊！一個小李子沒有戰鬥經驗，他早安置他下去了。密密的槍火下，又是冷煞人的風雪天，他一個人倒好辦，可是傷號和耙犁怎麼往下弄呢？雪下又是橫塘地，耙犁走起來一步一個坎兒，他又不能站起來拉着走，最後，他想出了辦法，就肚朝天躺在耙犁後面，兩足一弓一蹬，一弓一蹬，慢慢的，穩穩的蹬着。耙犁走不快，傷號在半道上哼哼開了：

「登科啊！我冷啊！」登科聽見這聲音，渾身急出火來，皮裏拍拉把自己的棉襖脫下，蓋在耙犁上。

「同志，等會就到後面啦！」他又肚朝天躺在耙犁後面，蹬開足。登科上半身祇剩了一件汗濕的

襖衣，這襖衣馬上就在雪地凍成了冰硬。他心裏急得發熱，可不要把同志傷口凍壞！自己的冷凍全都忘了，他祇知道加快兩條腿的運動。

把犁轉了個彎，脫出了危險地帶，登科喘口氣，對把犁說：

「同志，你冷嗎？咱緩口氣。」

「冷啊！……」

「同志，起來一下吧！」登科很快扶傷員坐起，自己披上小棉襖，再把他抱在懷裏，給他搓手，給他暖足，就像媒妁照顧孩兒一樣。

「你不冷嗎，登科？」傷員翻起帶淚的眼睛瞅他，登科嘴唇凍木了，一時說不出話，祇對他搖了搖頭，依然給他暖手足。以後，登科離開包裹所時候，這個傷員還不斷聲的叨叨：

「我忘不了你，登科，我忘不了你……」

登科拍拍他的肩頭，解釋道：

「咱們成天在一個鍋子裏攪杓柄，親弟兄一樣，同志們掛了花，我就急得心疼，非把他撿下來不
解！」

接着，最困難的任務來了，他得從嶺坡上把傷號撿下來。嶺半坡有大棚子，敵人從三層槍眼直往嶺上掃機槍，突擊隊用各個前進的隊形也還免不掉傷亡，平平穩穩從那裏救傷號就別說了。登科這一回沒有帶把犁，他祇夾了一扇門板，這又有啥用呢！他乾脆丟下門板，爬着身，打滾打到傷號跟前，偏側了腦袋說：

「我溜你來啦！」

傷號哼了幾聲，他把他慢慢拖上脊背，試驗着爬幾步，又耽心把傷員給滾下去，便伸手解下皮

帶，攔腰把傷員跟他捆起來，手扒雪，足蹬牆的慢慢往回爬。傷員一路上喊冷，登科祇管安慰他：「同志！一會就到家啦！忍着點吧！」但登科的兩隻手像兩團雪球，他該有多冷呢！

登科對本連的傷號是這樣，遇到友鄰部隊的傷號，他同樣也發揚了高度的階級友愛，及時把人家救下來，他自思道：「同志們能拚命流血，咱還不能抬抬傷號嗎？」這個簡單的道理，使他在火線上忘了個人，甚至把他變成個搶救能手了。

登科一口氣把自己的故事講完，台下立時引起很大擾動，人們用手指他，對他笑，瞅他，羞得他跳下主席台，低頭彎腰的從人縫穿後去，躲到個不打眼的犄角兒。

過幾天，我在一個老鄉家又看見了登科。他正給連上燒飯，忙得滿頭汗，想跟他隨便嘮幾句，見他一時抓把柴塞到灶裏，一時揭開鍋蓋看看飯粒生熟，沒有工夫說話。問他什麼時候入伍，他却笑迷迷用杓頭撥一撥飯，讓我留這裏嘗嘗他的手藝。問他參加慶功會的感想，他又轉個身，抱回一捆柴，說飯還欠火，最後，我祇模模糊糊聽他說了這麼一句話：

「同志，過去不記功還好幹啦，現在上級給記了功，更得好好幹呢！」

我到了連部，指揮員們正笑笑嚷嚷的議論着登科，原來慶功會後，登科給連部寫了封信，字體爬爬拉拉，寫着他的加功計劃，其中一條是要把搶救組搞好，叫大家都記功，紙角上還印了個方方的小手襪。

這是頑強衝殺第三連，連部門口飄着一面赤艷艷的錦旗，登科便是這面旗下一員出色的功臣。

「這同志真行，就沒有他搶不下來的彩號。」副連長剛說了這麼一句，指導員忍不住插話了：

「登科能吃苦，又勇敢，好樣兒，還是連上的老工作模範呢。」

往下，指導員就談到登科的過去。登科原是老同志，以前身體挺壯，參軍後頭一次作戰，給一砲蹣了四十一處傷。出院後，身體虛弱了，調他到炊事班，他說：「行，革命工作幹什麼都光榮。」以

後，部隊挺進東北，他一路上挑着那付油鹽担，唱小調，說笑話，和戰士們嘮着，到了宿營地還要燒水煮飯，沒有說過一個苦字，戰士們都喜歡他，親切的稱呼他登科（誰也不叫他崔兆臻），就是營連長也愛這樣稱呼他。出關後，在有名的四平保衛戰中，登科第一次担當起火綫搶救工作，他被敵人的砲墩到土裏，剛爬出來，又一砲把他埋住，但他一點不胆怯，心想：『我死了也得把彩號搶下來！』便掙扎着從土裏滾出來，又去搶彩號了。他的這些事蹟，就是剛到連上不幾天的新同志也會知道的，因為老同志們愛談他的故事，誇獎他。

那時候，我對登科的印象就很好，雖是離開了三連，心裏還常常想念他。四個月以後，我又得到機會參加二七部隊的慶功大會，在偉大的夏季攻勢中，部隊功臣更多了，我在開會場歇了半天，又看見了登科。這一回，登科比前瘦了些，他的單衣新嶄嶄的，還刮了鬍子，胸脯上除一朵大紅花，還戴了一顆花撲拉拉的英雄獎章——總部獎章。會場上貼了許多宣傳品，我在紅紅綠綠的紙片上，又找到了登科的名字。那些事蹟全是新的，寫着他在四平攻堅戰中，怎樣不顧危險的搶救傷員，爲了弄清道路，他在飛機掃射下，白日到城裏看路綫，經常在和敵人相隔一堵牆的地點攆運傷員，反正一看見同志們叫反動派打掛花了，他心裏就冒烈火，什麼都顧不得了。落雨天，一個同志在道溝裏負了傷，担架下不去，他便爬在溝裏，把傷員平臥到自己背上，然後用皮帶扎好，才手扒着泥水爬回來，溝裏雨水嘩嘩直流，他支不住勁兒，咕咕喝下幾口雨水也不在乎。一次，他在敵人火力下搶救一位重彩號，担架腿子又高，往上抬又怕增加傷員痛苦，且容易被敵人打着，他便抓起鐵鍬，側着身在傷員身邊挖了一道溝，把担架放的和地面一樣平，讓傷員平平穩穩的躺上去。這時，槍彈射的挺密，擦過他的頭，打到他手邊，他不心慌，還安慰傷員說：

『同志，到醫院養一養就好了，有我就丟不了你！』有時，他的工作很危險，他就給組員們說：

「同志們流血犧牲都不在乎，咱們這點苦都受不了嗎？趕快抓緊時間幹吧！」

那天，砲彈炸傷了他的脚面，他不吭氣，歪着足連夜幹，沒有人知道他掛了彩，直到部隊轉移的那天晚上，他還是冒着密集的槍火，搶救那最後一個傷員。眼看部隊要走了，副指導員發急的說：「登科！這次要看你拿出什麼辦法啦！」登科看看溝裏那個彩號，脊背上負了砲傷，不能走着走，怎麼辦呢？一下，登科的辦法想出來了，他又抓起鐵鍬，不慌不忙把溝沿剷平，放穩担架，又找來個戰士，一同下了溝，把手臂伸直，平平的插到傷員的身子底下，再平平的把傷員胸空抬起來，放上担架，傷員並沒有受到震動和痛苦，安安全全給登科抬下了火綫。這時，他已經好幾個夜晚沒有睡覺了，疲勞和飢渴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不怪傷員們一聽到登科二字，就會感到莫大的安慰與愉快，這正是階級戰友們之間的濃厚友愛呀！

這次會上，我見登科的名字，已被列入功臣榜的英雄欄，他那個組的夥伴，也分別立了大功，一個月前的計劃，真的兌現了。

散會時，我在哄哄嚷嚷的功臣羣裏，找到了登科，他比上一次慶功會上更現得高興，笑得晃着身子，一時沒有什麼話可說，我祇記得他說了一句：

「同志！以前記了功還好好幹啦，這回上級給發了銀牌，我更要好好幹呢！」

登峯攀樹救傷員

我們的砲兵開始向大拉子山轟炸了，大拉子山上烟火騰騰。山嶺上，步兵順稍樹林鑽進鑽出，箭

直往山頂猛衝，敵人邊打邊退，步兵邊打邊追，在樹林，在草裏，把敵人撞的不能還手。司務長陳宗盛又不是戰鬥員，一沒有槍，二沒有子彈，空人提個炸彈，一直跟着突擊班跑。一氣翻過第十二個山頭，再也跑不動了，爬在草叢上呼呼直喘，頭發昏，眼發黑，滿頭大汗難過的要吐。一看，步兵又奪下一個山頭，心想一步趕上去，可是腿不做主啦。好，息一息再幹。

他今年四十一歲，瘦瘦的身板子，不算結實，這麼一股猛勁從那來的呢？連上都知道，重機槍連伙房跟他挑過戰，戰時要做好飯，還要搶救傷號，他親自寫了應戰書，壓上手印，這口氣要爭一爭。他爬在草裏越看越心急，步兵衝遠啦，得趕快跟上去。可不能叫傷員丟在山上痛苦叫！他看見山頂上有個人剛舉起駁殼槍就喊了聲衝，栽個轆轤跌在大石坎底下啦。天黑麻虎，看不清是誰，反正是連裏的。心一涼，鼻子一酸，一股氣火冒上來，跳起就跑。媽的，逮住你狗娘養的，咬你幾口！連滑帶滾，從樹空草葉裏下來了山忽子，跟前是大石山，立陡石崖，不能走，幸而兩邊有青樹，抓着樹條就攀上去啦。石坎下躺得二排長，頭上包了藥布，閉了眼，嗓子呼盧呼盧喘氣，血沫子順嘴溢出來。兩個戰士看着他。身邊就是大深溝，二排長真弄得危險！

司務長抹一把汗，喘氣說：『我來攆！』就解下皮帶，爬地下，叫兩個戰士把排長扶到背上，攏起來，馱着他一步步往下爬。山陡，石頭空攔不下腳，一步一轆轤，抓住樹條子才能走幾步。排長哼：『我實在難受，你息着吧！』司務長就折掉樹條，息一會再爬。

天黑，滿山大火大烟，風地烟灰腐一臉，睜不開眼，什麼都看不清，掉下深溝那就糟糕啦。他現在和螃蟹走路一樣，偏着身子，硬叫他往上歪，不叫往下歪，一隻手折樹，一隻手還得按地，一條腿往前伸，一條腿還得支住地，手和腳配合不好，兩人就掉溝底啦。他參加革命七年啦，沒見過這麼高的山上打仗，真稀奇。一路都是鑽樹窟窿，翻一個山頭是有二里地，爬來爬去通到一個陡山上，樹少

啦，盡是青草，他就把排長放在草上，交待給別人看守。他身板子累軟啦。嗓子渴得冒火。聽見前面槍打得怪緊，心不安，剛喘口氣就拖拉着兩條腿返回前面去了。

部隊早衝到大砲樓跟前啦，他順槍聲翻了幾個石頭山包，才找到。他爬在機槍跟前看他們打砲，槍子打得砲樓直冒烟，部隊弓着腰正往前衝！心裏很樂，也不累啦。一顆子彈殼蹦到他頭上，打得生痛，射手就叫他靠後些。他爬在石坎後面，肚裏挺餓，掬塊乾糧咬幾口。

前面喊：『担架快來！』司務長緊爬幾步：『來啦。』前面問：『担架呢？』司務長說：『我就是担架。』『怎麼搞？』『我搯。』『搯行嗎？』『行。』司務長爬到傷號跟前，傷號一條腿撐着，一條腿歪了哼哼。『同志，你挨點疼，爬我肩上』。傷號就兩手攙住司務長的脖頸。司務長按照上一次的辦法往下爬，還可以。趕爬上上坎子時候，越喘氣越不能喘，氣直往裏抽，臉漲得通紅，傷員手攙他脖子太緊啦。他把傷員放在樹林，扶他靠樹坐下，說：『同志，你坐坐，我一會就來。』傷員鼻裏哼了一聲，司務長抹一把汗就走啦。

爬到大砲樓那兒，一個傷號蹲在石坎底下，眼上纏的藥布。司務長問：『同志，你能走嗎？』傷號說：『能走，就是看不見。』司務長想了個辦法，叫傷號走後面，兩手抓他的皮帶，將頭頂住他的脊梁，弓着腰走。他在前面開路，抓樹條，像玩獅子似的，一個帶一個往下運。傷號有時拌了腿跌倒，司務長就緊抓樹條說：『同志，你逮緊皮帶，不要鬆手，小心滾下去！』傷號就死命抓住皮帶跟他走。司務長呼吃呼吃喘着氣，走到樹林子裏，叫他和那一個傷號坐在一起休息。

司務長把第三個傷號攆到樹林裏，沒有喘口氣，就叫第一個傷號，雙手攙住他脖子，繼續往後面送。就這樣一個一個分段送，送一截，倒一截，月亮昇高啦，趕他把傷號運到空山窪子，天氣就閃亮啦。司務長揉揉眼，遠遠地望見大砲樓那兒一鬧噪，人們嗷嗷喊，衝鋒號吹得打打叫，身上來勁啦。

不管是累是餓，擦起足直往山上爬，翻一山又一山，一邊呼呼大喘，一邊着袖子擦汗，他又參加這場勝利的衝鋒去了。

反坦克英雄班

一班正在牆根扒突破口，就聽着屯子西南呼隆呼隆響。說是汽車吧，比汽車還響。說不是汽車吧，也不知道是什麼。越響越近，比打沉雷還憋氣。班長于德泉爬在牆剗子一看，那玩意兒黑骨隆冬，就像小房子似的，霧氣沉沉的來啦，心裏着急生氣嗓子就啞啦。『一班的，刺刀手榴彈準備好！他上來時候，把炸彈一打，就搞刺刀扎！』戰士們一聽嘩嘩啦啦的上好刺刀，一手持槍，一手抓炸彈，氣呼呼的，瞪着眼。一組長魏廷林個子高，一蹣脚，瞪眼一瞧，是坦克。老魏在偽滿富士倉庫當長工，看見過坦克，一瞧就認得。心思：這玩意兒四外都是鋼板，槍子打不透，刺刀扎不進去，怎麼能打住它呢！氣得講不出話。這時候，對面機槍和砲打來啦，子溜子嗖嗖順頭上直響。砲攻——攻——噠，扭噠扭就過去啦。打得很激烈。于德泉心思敵人上來啦，撲撲騰騰又爬到牆剗子看，操他奶奶，這是坦克！那傢伙房子那麼大，走幾步打一陣，烟氣昂昂，一走把雪土帶起多高。衝吧，沒有命令，不衝吧，它在那兒站着老打，氣得呼嚕呼嚕喘氣。一扭頭，戰士們蹲在牆根底下，不敢往外看，他就眼睛瞪得溜圓，臉通紅，嚕嗓子喊：『同志們，敵人坦克來啦。不要害怕，我學過肉搏攻擊，就跟它硬拚！走！』于德泉輪着炸彈就跑，戰士們挺着腰跟着。

剛出了大門洞，往東一拐，遇上副指導員和連長，連長喊：『一班！你們堅決打！跟坦克車摸犄角！』副指導員也喊：『一班！跟他硬拚！出英雄就在這時候！』于德泉心思：上級交代給我們任務，看得起我們。全班九個人，三個在尹家油坊解放不幾天，又怕完不成任務，就沙沙拉拉的喊：『倒是看你們油坊解放來的同志頂事，還是我們老同志頂事，頂事不頂事就在這時候！』于德泉喊完，二組長高國庫氣急眼啦，問：『解放過來的同志，你們敢幹不敢？』王成久說：『你要敢幹我就敢跟！』魏廷林見小戰士潘紹斌臉發了白，就說：『不要怕，坦克車頭至多有五個人，頭前一門砲，後邊一挺機槍，沒有什麼效力！』潘紹斌說：『這我就不害怕啦，你組長到那兒，我堅決跟着你！』副班長崔志山也插嘴說：『咱們班死剩一個人也要打！』全班就在牆根單膝跪着，咬着牙，紅着臉，手榴彈刺刀抓得很緊。

坦克進攻啦，呼隆呼隆往東轉，砲，機槍，不停打，吱扭吱扭，嗖，嗖，都飛漫地啦。連長輪駁殼槍直往前跑，于德泉帶上一班追他。于德泉喘着氣，沙沙拉拉喊：『連長，你不要去，我們班一定能打住！』連長不肯，一勁兒跑。于德泉帶頭追，崔志山在後沿緊喊：『跟着，跟着！』跑的跑的，遇上了營長。營長說：『老李，趕快組織打坦克車，來了就打！』連長說：『組織好啦，一班來啦。』正說着，副團長輪着個炸彈，忙忙張張跑來。副團長光穿件小棉衣，臉紅嶄嶄的，眼瞪挺大，滿臉冒汗，氣得嘴直冒白沫：『他媽那個皮的，這樣鐵烏龜他亂撞！』劉營長，快把二連給我帶來！』渾身直突突，氣得轉磨磨。李連長生氣說：『副團長，你別找二連，一定把任務交給我，我包打！』副團長晃着手榴彈，說：『好！把任務交給你！打錦北，打塔子山，都是我們三連打的，看你們這回的！』說着，眼瞪多大，向街裏奔：『我帶一班上去打！』連長兩手抓住副團長，副團長氣得直蹦。連長說：『你別上去，我們一定能完成！』一班在跟前氣呼呼的站着，大夥眼瞪着副團長，氣得抖抖擻

撒，心裏說：『不用你上去，我們就行！』

坦克越響越近，北邊呼隆呼隆來啦。副團長瞪着一班說：『你們把大衣、槍、子彈袋子放下來，炸彈三個至四個捆上，好戰士，好黨員，這正是你們出力的時候！』一班戰士嘩嘩啦啦的往下解，就往下脫，把炸彈背帶卡吃卡吃撕下來，切里垮拉綁起炸彈，提在手裏，穿件小棉襖，氣得直喘。于德泉躡前去搶副團長的手榴彈，副團長不撒手，崔志山一剝大衣，呼呼帶喘的大罵：『操他奶奶，我什麼都不要啦，堅決的打！死了算熊！』魏廷林回頭說：『潘紹斌，你一定跟上我！』潘紹斌說：『我一定不能掉隊！』

跟前是一溜秫秸障，于德泉帶上一班，嘩啦啦鑽過去，隱蔽在塘根底下。戰士們呼呼喘，抓緊炸彈等着。于德泉跑堵拐，露頭一看：前面有個秫秸障，坦克呼隆呼隆，烟氣昂昂，順左邊奔來，走得很慢，打得很激。副指導員在後邊招呼衝，于德泉扯頭喊：『一班，趕快衝！』帶頭就跑。崔志山隨後緊喊：『跟着，跟着！』一班人虎似的猛撲。見坦克停在屯邊機槍和砲四外亂打，幾個人一分兩股，棉浪棉浪插到坦克跟前。于德泉舉起炸彈就要打！看見他盡鐵，渾身盡油，沒有縫，下不了手。一下想起偽滿時候學過，上面有蓋，一伸手，摸着個炕沿似的鐵稜子，一猛就串了上去。崔志山見班長爬上坦克，幾步插上去，搬着稜子就上去啦，于德泉、崔志山，手拿炸彈，在上面急得轉磨磨，找個孔，塞不進炸彈，摸個邊，揭不開。急得滿頭是汗，心咕咕直跳。魏廷林想起坦克上有毛孔眼，想上去往裏塞炸彈。抓着浮輪一邁膀蹣了上去。一看，毛孔眼沒有啦，關嚴啦，提了炸彈，急下滿頭汗，潘紹斌、王成久，也爬了上去，乾瞪眼，沒辦法，于德泉、崔志山，轉來轉去，扒來扒去，沒有辦法，忽然想起政治攻勢。崔志山見坦克前面那個粗筒直冒烟，爬到跟前往裏喊：『繳槍吧！你開不了啦！』于德泉也想喊，嗓子啞啦，喊不出聲，這時間，坦克打着槍，打着砲，呼隆呼隆就走，烟氣昂

昂，帶起好大一股塵土。于德泉、崔志山，抱住烟筒，滿頭大汗，魏廷林爬在坦克背上，不動：『乖，怎麼辦啦！』潘紹斌、王成久，怕坦克把他載走，雙腳蹦了下來。幾個戰士連追帶打，接連打去炸彈，坦克祇管呼隆呼隆向前開，排長在後面直喊：『揭蓋子！揭蓋子！』于德泉、崔志山，忽然想起蓋子，兩人頭對頭，弓着腰亂摸，崔志山抓住鐵門一扭，蓋子掀開半拉，一看，裏面四五個腦瓜直晃悠。媽的，叫你腦袋開花！緊忙丟裏個炸彈，于德泉也丟裏一個，崔志山、于德泉，怕炸彈炸出來，怕敵人堆開蓋子打槍，蹣跚的把蓋子一蓋，蹣跚一蹣，雙手一壓，坦克呼隆呼隆開，兩人直晃悠。崔志山笑着喊：『老子，這下他可完啦！』于德泉瞪着眼，咬着牙，沙沙拉拉喊：『這回完啦，這回完啦！』魏廷林一見他倆掀蓋子，忽然想起副團長在地下說過，叫把手榴彈往浮輪塞。鳴的跳起來，蹣跚下坦克，一束四個炸彈，一拉綫，猛的塞進浮輪空裏，趕快撲隆倒地，連連打滾。心裏很樂，這下可不能再走啦！緊接，王成久也塞了兩個炸彈，抱頭爬下，這時候，上面轟轟兩聲，火星順蓋子縫直往外穿。于德泉、崔志山，渾身一呼遊，炸下滿臉烟灰，猛的站起，咋唬的很歡：『炸啦，炸死啦！』喊得跳起來，下面也跟着噼隆一聲，連烟帶浮輪蹣跚一丈多高，坦克四圍都是黑烟，魏廷林立刻站起，腦袋嗚嗚直響，腳像沒有跟兒一樣，站不穩，慌忙打打身上的雪和土面子，往烟裏直看，什麼也看不着，幾步就跑到一邊站着，上面于德泉、崔志山，就像在烏雲裏頭，看四外都曲黑，一蹣，一個人順烟鑽進來，抱着西瓜那麼大一包炸藥，放在坦克前面，杌的就往下拉火綫，崔志山、于德泉，緊喊慢喊喊不住，爆炸員早把火綫拉下來啦，他倆撲楞一下，順頂上跳下，崔志山栽個轆轤，一跪臥下。于德泉一栽轆轤，打滾爬下，哇隆一聲，就像打霹靂，呼一下，連烟帶火冒起多高，黑氣騰騰，就像颶大旋風。鏗鏘大的鐵蓋子，咕咚一聲，把地砸個大坑，坦克嗚嗚着了火，大家很樂，瞅着烟火嗚嗚叫：『乖啦！乖啦！』于德泉、崔志山，滿頭滿身都是土，震得腦袋嗡嗡響，覺得挺大，猛一爬就跑。倆人

望着烟火呼呼的死坦克，樂得不得了，晃着手賊：『這回炸着啦！這回炸着啦！』正說着，身後呼隆呼隆，來了第二輛坦克，走一步打一步，機槍帶砲呼呼亂打。媽的，第三輛也來了，塔子山老英雄王先德領上二班，于德泉領上一班，大夥提了幾束手榴彈，樂的吶吶叫：『打呀！打呀！』副團長也大喊：『第一輛打得好！再打第二輛！第三輛！別讓它跑了！』戰士們鳴的向坦克猛撲去了。

和諧融洽的革命家庭

——連隊尊愛小記

(一) 步槍班和機槍班

連隊一般的規例：機槍班不放哨，不出公差。

有一次步槍班同志在開談的時候，說機槍班平時比他們事兒少。這話不知道怎麼傳到了機槍班，機槍班同志就開了個會，決定從各方面幫助步槍班。這個會議的內容，他們對步槍班是嚴守祕密的。

天還不亮，步槍班的地不知誰給掃乾淨了；問誰也不知道。有一天半夜裏，機槍班同志端了個豆油燈，輕聲輕氣走近步槍班，『刷啦刷啦』掃起地來。恰好步槍班一個同志起來小便碰着了，一把抓住說：『原來是你們給俺掃地，可把我找着了。』

這一下，全連傳開了：黑板報上也寫，各排也議論；都說機槍班好。

其實機槍班不光給他們掃地，步槍班出操回來，也早把洗臉水給端來了。點名以後，又幫助打滿

脚水。有時脫下衣服就不見了，第二天，機槍班同志把洗好的衣服送回來，他們才知道是這麼回事。白天，晚上，步槍班的同志時常向班長報告：說他們的槍叫機槍班同志拿去替他們放哨去了。班長也只好笑一笑，沒有什麼說的。

一句話，步槍班日常該幹的事，機槍班統通給包辦了。

步槍班也開了個會，他們也暗地商議回答機槍班的辦法：悄悄替他們掃地，早晚送兩次開水，禮拜六把澡塘水燒熱，硬拉機槍班同志進去洗澡。

好長日子，機槍班和步槍班就這樣互相周旋着。步槍班在機槍班鼓勵幫助之下，練兵情緒比一團大火還熱烈，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格外親切。

(二) 七班回來了

七班出發數月了，連上同志都想念他們。一天早飯後，七班同志回來了，臉上盡灰，衣服也髒了。

這時同志們正在街上學動作，看見七班來了，急忙踴上去，扛槍的扛槍，揹背包的揹背包，又笑、又跳、又拉、又抱，把七班擁到房裏去，屋裏人擁的擠不動。

接着，有的幫助擦槍，有的打洗臉水，有的打洗腳水，有的端開水，手遞手的送到七班同志手裏。有的向他們要衣服洗，他們不給，兩三個人抱住一個人，硬從身上往下剝，拿了衣服就跑。有的沒有搶到，急得乾叫喚：『誰叫你拿那麼多！快分給我一件！』三排同志就嚷：『七班是我們三排的，衣裳都叫你一、二排拿走了，俺三排幹什麼呀！』

一會，伙房炒好粉條白菜，煮好麵條，帶包茶葉，一面喊路，一面擠了進去，給七班同志問好？

晚上，七班開個會，很感激同志們的友愛幫助。寫了感謝各班、排的信，派了代表到班上道謝，說他們出去一個多月，學習上落後了，請各班多在學習上幫助他們。他們見炊事班同志很辛苦自動將剛發的津貼費捐出二百七十元，慰問伙房同志。

第二天七班就動起來了，整天和同志們一起練習刺殺。他們決心要趕上別的班、排。三四天，他們已經將就誤的課目學好了。

(三) 水桶裏有了茶葉

炊事班見班下自動幫助他們劈柴火，做飯，燒開水，沒有來電的那幾天，自來水管沒水，班上又自動幫他們挑水，這些事炊事班很感激，工作越幹越起勁。

那天早飯後，隊伍出操去了。炊事班把各班的水桶收來貼上字條，等收操回來給班裏送開水。隊伍還在操場，他們先挑了一担開水送到操場上，還寫了一封信，信上寫道：

全連同志真能幹，抓緊時間加油練，請你們今後再努力，爭取模範不困難。你們一定很辛苦吧？請喝點茶水休息休息！

炊事班全體同志敬禮

戰士們聽連長唸完這封信，高興的跳起來了，這個喊：『用勁刺！』那個叫：『比賽！傢伙！』登時操場上殺氣沖天。

收操回來，班上水桶不見了，急得亂嚷。這時，炊事班出動了，一人手裏提兩個水桶，分別送到班上，說：『同志們辛苦了，快喝吧！』

戰士們一喝，黃澄澄，香噴噴，是又熱又濃的茶水。戰士們不知怎麼回事，問道：

『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水桶裏有了茶葉？』炊事員說：『是我們給買的，大家慰問你們哩。』這樣，班上對伙房的幫助越來越多，越自動；伙房對同志們的照顧也越來越積極，越週到。

(四) 封鎖了門

星期天，五班同志很早就起來了。他們偷偷走進伙房，裏間門上了鎖，全班人替炊事班做早飯。炊事員們在裏屋呼呼睡得很甜，他們在外間也幹的很起勁。燒水的，炒菜的，淘米的，劈柴的，忙成一片。不知道誰把劈柴碰動了門板，炊事班驚醒了。

炊事員恐怕誤了做飯的時間。急忙起來穿好衣服，一拉門，怎麼也開不開。五班同志忍不住笑，誰也不哼聲，輕輕地幹各人的事。

『同志啊：開門吧！』

沒人回答。沒有哼氣。

『別鬧啦，快開門吧！飯做晚了，連長可要批評咱們呀！』

還是沒人回答，沒人哼氣。

炊事員同志又不好發脾氣，急得快哭出來了。

『誰叫你起得這樣晚，讓人家把門也封鎖啦！』

『你怎麼不早叫我們呢？』

炊事班同志在屋裏互相報怨。五班同志忍不住笑出聲了。他們下了鎖，把門打開了。

炊事員同志手忙腳亂的撞出來，耽心今天不能够按時開飯。一看，鍋裏冒熱氣，飯也做好了，菜也炒好了，水也燒開了，要啥有啥。他們呆呆的站在那裏，向五班同志笑開了嘴巴。

(五) 一盆衣服

在連上，排連幹部的衣服輕易不敢脫，剛一脫下襯衣，轉身就沒有了，第二天，衣服乾乾淨淨的回到自己舖上。他們常給戰士洗衣服，也猜到這是戰士給他們洗的。心裏明白，話都裝在肚裏。每當禮拜五、六，他們不是躲開，就是一個人悄悄將衣服洗好，不讓戰士找到空子。上禮拜六，四班給連部寫來一封信：要求給連部幹部洗衣服。連長、指導員馬上把衣服洗好，晒起，好推開戰士們的要求。

又到禮拜六了。班上又給連部寫來了信，寫的很堅決：『如果你們不把衣服脫下來，我們就自動去脫！』

連部又急忙洗起衣服來。指導員因為有事，祇好將泡的衣服藏到箱子底下。

快半夜啦，四班王發珍走進連部，扭開電門，在指導員舖上找衣服，什麼也沒找着，後來發現箱子的臉盆，正要拿去，指導員被震醒，直把他吓了一跳。

『幹什麼呀！』

指導員伸出臂膊正要搶盆子，王發珍一轉身跑開了。

偉大的安慰

當四六部慰問傷員的代表們一進入雙城市街，花彩掛錢與鮮耀春聯的年節色彩中，『傷員往北站

去」的路標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這裏傷兵醫院主要是轉送傷員，代表們還是進去探問了。

「院裏祇留了極少數不便轉後方的重傷員，我們正設法挽救他們。」院長將身體移向慰問傷員的代表：「最好能慰勞他們點東西，叫他們心裏快活些，得一點安慰。」

「是的，我是四六部主任，我們就是來慰勞的呀。」李主任說罷，院長便派人領他去病室。

在樓房暗道轉角處，李主任費力地撩起厚重的門簾進去，他帽耳上的霜花立時融化了。

「你們那個是北六部的？」他無一定目標的發問，抬手抹去鼻下的霜花。

一位不顯瘦的輕傷員，親切的走近李主任，敬了個禮，用喜悅的目光看着他。

「我肩背的傷快好了，我留着照顧他們的。」說時，他順手往裏外間的通床指一指。話聲輕小，顯然是怕驚擾了他們。

李主任站在溫暖的病室裏，感到後方的傷兵工作做得挺好，他沒有詢問傷員們的生活情形，俯下腰，向臥床的傷員們發出撫問的話語，有點精神的傷員，都把眼睛睜的大大的，懇切的望着他。

副排長趙德富，右臂上了夾板，兩腿纏了綳帶，面向上仰睡，不能翻身，主任走近他，俯身說：「我看你們來了，縱隊首長，師首長和全體同志們問你們好。」

副排長輕微地一聲，慢慢掉轉頭，詢問團長政委以及連上許多同志的情形，但他沒有提他自己。同志，他們都很好。」主任撫着他的頭，說：「你爲人民光榮負了傷，大家都惦念你們，好好的休養吧。一會兒，我還給你們送點東西來。」

排長蒼黃的面色非常沉靜，他幾乎忘記自己的傷痛，給主任談起他那一排人在焦家嶺戰團中的戰鬥情形。

「我的腿傷了點骨頭，這個臂……」他微微動一動，想叫主任看傷口，奈全身動不得。

班長王會羣頭部纏了綑帶，微腫的眼裏射出親暱之光，他祇靜聽主任的問好，不便說話。主任走進裏間，小通訊員張喜銀一見他就高興的哭了，他像見了自己的親爸爸。主任給他蓋好棉被，勸說幾句，這才平靜下來。

機槍班的常國試，和主任說了幾句話便以泣聲懇切的說：『主任，我想快點好了回前方，再打他狗操的反動派。』他伸出臂腕無力的招招手：『主任，回去給連上的同志問個好。』

還有一位砲手，一見李主任就遺憾的說：『我沒裝進砲彈去，就給打倒了，沒完成任務。』他看着裹了綑帶的大臂說：『我想很快上前方，爲人民我心堅決！』

幾次，主任爲傷員們的話語所動，鼻子一酸，就將頭扭轉去，忍住了熱淚。

返回住處，主任集結了幾位連營代表，帶上慰問信件慰問金和哈爾濱各界民主戰爭後援會運往前方的慰問袋，又走往傷員臥室。

『大家聽着，縱隊首長給你們的慰問信。』主任將眼轉向一位代表，說：『念吧。』

年青的代表站在當中，一字一句將信念下去。傷員們沒有了呻吟，護士們也默聲的聽着，屋裏靜下來了。從部隊的勝利到戰士們忍寒忍苦的作戰精神，從部隊中過年缺少了他們，想念他們，到囑咐他們安心休養，遵守院規，每一字都含了濃烈的革命大家庭之愛。念完信，代表們給每一傷員枕頭邊放着師團指揮機關和私人託捎的信件，慰問袋也同時發給傷員們。主任以手指黏上口法，默聲點數慰問金，一疊疊的崭新的票子塞入傷員手裏。傷員們蒼瘦的臉色閃出了光澤，眼睛也有神了。

『這是哈爾濱老百姓慰勞你們的，你們爲人民流血是光榮的。』主任指着牛皮紙精製的慰問袋說。

對面臥床上，傷員王會羣還收到個朋友捎來的紙包，一位醫務人員給他打開，裏面是一封信和一

張百元票，那人挨近他開始念信了。

『王會羣同志台鑒：

你爲人民服務，光榮負傷，望你靜心休養，我給你報仇。現送你一點錢，望你收留。別不多言，我們又準備打大勝仗呀。

八班長張明才』

那人俯身看着他問：『聽懂了吧？』他微微合下眼，鼻裏哼一聲，眼光停留在信上。他心裏清楚，戰友們省下的一點烟草費和津貼，從遙遠的前綫寄給他，他除感激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噯，怎麼滿滿一袋子！』副排長趙德富手托慰問袋，自問道：『這裏面是什麼？』他慢慢拆開袋口，伸手摸出個信套。『這是什麼？』他問身邊的史鳳祥。史鳳祥從信封裏，出一疊鈔票和一張印了紅字的慰問信，他放心了。他又摸出幾包香烟：『給你，吸！』史鳳祥拒絕道：『我也有。』最後，他摸出個毛巾包，慢慢攤開，原來是肥皂和大蘋果。這和母親給兒子，妻子給丈夫遙寄什麼珍貴的包裹有什麼兩樣，他感到莫大快慰。

立刻臥床空閒，到處堆放了傷員們的慰問品，醫院工作者忙着，分別給傷員念信，傷員們屏息而聽，生恐漏掉一個字。護士們將圓大的蘋果浸入溫水洗淨，一片片喂傷員們吃。主任他們走時，傷員們囑託道：

『回前方給我問大家好，叫他們多打勝仗。』

『我傷一好就回前方，叫他們不要掂記我。』

說着，傷員們病臉上現出光澤，望着代表們笑了。

慶功會上

號音地打地打，哨笛吱吱哇哇。滿會場功臣，戴紅花，掛紅條，吸烟，喝水，你說我笑。滿會場賀詞，賀帳，錦旗，彩畫，花紅柳綠，好比薔麥開花，真熱鬧！

嗚嗚嗚一股風，汽車開來。功臣們一左一右剛攙下福態的王老太太，一幫婦女會員早跳下車廂。王老太太身穿青布大夾襖，上套對門馬褂，短禿禿的髮髻梳得倒也光滑，耳環，銀簪，手鐲，戒指，都戴全。婦女們有剪髮，有圓頭，有姑娘，有媳婦，新衣新褲，打扮得齊緻，跟上老太太給功臣賀禧啦。

會場上伸出千隻手，會場上張開千張口：「王老太太來啦，王老太太真辛苦！」老太太拿手帕擦眼，一步一點頭：「很好，很好！」樂得搖擺着走。「姑娘們！洋烟，粉條！這點賀禮可給我拿好！唉，真該帶上條活豬！」老太太剛扭頭，兩邊功臣攙上她走啦。

這時間，叮哩掛啦，嗚哇嗚哇，兵，拍，銅器鑼鼓炸炮響，越響越近。會場上哄哄哄，功臣們聽着，笑着，伸長脖子望着，前面的顛起脚尖，後面的托他的肩膀，一跳一跳爭着瞰。哨！大紅旗飄呀飄的，高竿紮滿花朵，自衛隊，童子隊，一踴一踴，鑼鼓響，一直響，人也一直喊號兒。

又一班吹手來了。又是幾面大紅旗，又是紮滿枝的花朵，笙管嗚利哇啦，人一喊口號，萬竿花枝高舉，嘩的又放下。闔會場功臣，樂的，笑的，粗壯的嗓子哇哇唱歌。

吱吱吱，幾聲哨笛一吹，老鄉雙手把花桿排成行，一串串炸炮彭彭拍拍，爆起烟土。號手們輪番

吹號，笙管也輪班吹。花枝錦旗，自衛隊，童子隊，湧呀湧呀的，圍會場不停拍巴掌。湧到大席棚，代表們把錦旗舉在頭頂，面向功臣獻上。會場裏舉的滿是拳頭，哇的一聲歡呼，笙管吹，歌吶唱，好不歡喜！大席棚湧滿了人，功臣們接接連連來，接接連連走，一面面紅旗，一朵朵鮮花，一張張獎狀，鑒眼把會場成了大花會。呂連玉、吳振榮、呂忠辰，三個特功臣挨着坐下，你看看他，他看看你，下額抵着大花瓣笑得沒了。崔兆臻一身油膩的衣服，一看就是炊事員，他在雪地上打滾搗傷號，人都知道他，人們對他笑，他羞答答的不敢看。新戰士小周跳蹦蹦着拿了獎狀，一跳坐下，趕快用手帕包起來。老馬夫滿臉縐紋拿了獎狀抿嘴笑，在場裏跑開。還有一位老人，握住主席的手像黏着了，不捨得丟。功臣們實實太樂。你娶媳婦，你給親友賀禧，你給老人祝壽，怎能和這相比！真光榮！

你看婦女們圍上一幫功臣們，細心細意給他戴花，不簡單啦！人家張玉林，活捉敵人一百八。人家呂忠辰，一手奪下敵人的水壓機槍，人家劉國棟，單人獨槍堵缺口。……這七個功臣挺出色哪，光那朵花就把胸脯蓋住啦，你看有多大，你看多光榮！

王老太太有點眼熱，一擺一擺站前來。

「我就是和八路軍親密，那一個傷兵我也得摸一摸，問一問。這都是我手下的徒弟，你們瞧！噯！噯！姑娘們！戴好了花，快給功臣同志施個禮！」

姑娘媳婦們一聽，笑着給功臣鞠躬，功臣還他個舉手禮。

鼓樂吹吹打打，人們喜喜哈哈，會場哄哄哄哄，王老太太不管人聽着聽不着，還是說：『都是有功之臣！比古人比幾個比啦！昔日包老爺掛花也不比這個！哈哈……給同志們道個禧！』老太太拿手帕擦擦眼，歡歡喜喜的轉身坐下。

這時間，滿場功臣嘩的站起來，老鄉們拿着花枝湧進場，一朵一朵給功臣戴。轉圈看熱鬧的，也

嘩的站起，往裏湧，一個個伸長脖子，瞪眼瞅功臣。功臣們低了頭，臉色有些含羞，偷笑哩。

王老太太站起來，又想說話，呂忠辰、吳振榮七位特功功臣，虎的跳過去，圍上她。一下，老人家胸脯上，肩，脖子上，堆滿花朵，簡直成白蓮洞的觀音老母啦。

『哎喲，担不起！我沒有功勞！我是來看看同志們！』王老太太擺擺手，圍會場哇的喊開：『王老太太有大功！王老太太長命百歲！』

『我今年七十五歲，我是窮人，我就是喜愛八路軍，我看同志們還沒看飽呢！』王老太太說幾句，會場就哇的喊幾聲，功臣和老人家對了一陣話。老人家有點累了，幾個功臣就把她扶回凳上坐下。

一時，功臣們嘩的站起來，圍會場鮮花點點，彩旗飄飄，刺刀閃閃，千隻拳頭嘩的舉起，哇的喊號：『我們是人民功臣，堅決爲人民立功！功上加功，再立大功！……』



我們的連隊

~~~~~  
948.11.初版 佳,5000.

基本定價：170元